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六

古詩

○馮公嶺

馮公此山民昔開此山居屈盤五十里陟降皆林廬公今
去不存耕鑿自有餘風篁生谷隧雨旆來岩虛人隨亂雲
入咫尺聲相呼四時草木香異類菓菽腴採薪得崖花結
綴成襟裾此亦佳窟宅可對幽人娛何必種桃源始入仙
者圖甌閩兩邦士沟沟日夜趨辛勤起芒屨邂逅乘輪車
山人老白首名氏不見書我獨何爲者拊身念居諸

○吳江華嚴塔院贈了洪講師

具區以爲瀦吳江以爲裨自專一方浸盡納海助遺逝川
無發歎可求師昔人會心地今爲魚鳥資飛者自無
極遊者自無涯造物不諄諄亦莫分何誰此與子相



遇相諧嬉曾觀烟雨外未滿蒼茫思復來秋風後重有騷
屑悲不及日月入爛焉墮輪規尙見波濤驚纍然擁邱坻
况彼瑣細者蒲葵爭紛披當年吳季子德合無醇疵范蠡
之所矜視之眇毫釐末路張季鷹適意亦見推人才非一
端事近苦易移常恐後生輩風流日凌遲縣憂公家追俗
陋棟宇卑子將跨大閣對此連天瀾英雄久銷歇枯槁乃
光輝寘余一榻處析理定興衰

○送趙景明知江陵縣

吾友趙景明材絕世不近疏通無流連豪俊有細謹尤精
人間事照見肝鬲隱忽然奮鬚髯萬事供指準漢士興伐
胡唐軍業誅鎮久已受褒封誰能困嘲擯四十七年前時
節憂患盡去作江陵公風雨結愁愠昔稱長官貴今歎服
勞窘夜光儻無因早晦行自引田園多遯夫未必抱奇蘊

勉發千鈞機一射强虜殞

送鄭景元

兄弟同升難高材自摧角官多復不記四載禮南嶽一朝
盡室去菲食遭歲惡丈夫軒豁意快緊出鷹鷂忍事得無
慚信有古人學建安雖閩壤桂樹美可樂合抱更連理叢
生蔭州郭歲月歷悠長根株見齟齬終當作大厦積功在
雲壑尙友如此君蒼天未爲薄

題賈儼不忘室

賈子好修士躬耕鹿巖阿茂木俯清泉幽處堪逶迤有室
淨棗几圖史參前羅獨能取我語標榜相巍峩我語不必
記子意故足多物之徇外者迅若橫流波當其一念覺臍
胝駐崩渦神丸起痿瘵厚纊還暄和倫類苟通明軌轍寧
舛訛但憂所見弱繚如附松蘿輿薪豈不睹系此斤斧何

勿令學高山所至纔巘坡如於衆稊稗收拾同穎禾雖云
善端在坐悼良時過子先法曹掾仁義躬濯磨活人不知
數一善讓衆瘞每識飯牛下有作甯戚歌至今鄉里敬墓
柏垂霜柯子質復粹美藻火兼佩珂中夜再三歎警策自
詆訶未合者參辰已逝者江河所願天爵尊非必貴決科

○陳同甫抱膝齋二首

昔人但抱膝將軍擁和鑾徒知許國易未信藏身難功雖
愆歲晚譽已塞世間今人但抱膝流俗忌長歎儒書所不
傳羣士欲焚刪譏訶致囚筆一飯不得安珠玉無先容松
柏有後艱內窺深深息仰視冥冥翰勿要兩髀消且令四
體胖徘徊重徘徊夜雪埋前山

音駭則難聽問駭則難答我欲終言之復恐來噂沓培風
鵬未高弱水海不納匹夫負獨志經史考離合手扳二千

年柔條起衰颯念烈儻天同意大須事匝偶然不施用甘盡
齋中榻室爲楚人弓亡矢任挽踏莫作隨侯珠彈射墜埃壙

○超然堂

晨興詣曹參使駟傳呼趨庭頭頸屈退歸闔戶胥吏玩過
門掉臂不入室宅舍空荒轉頽漏騶僕藍縷常寒乞此堂
豈可更超然乍可執掌中佛鬱每憐莊周齊物論遣詞曠
蕩違經律獨稱松柏受正命舜何人哉盡倫匹萍實浮沈
江漢遠劍氣騰擲牛斗出招徠鳳麟已悠緩琢磨圭璧強
堅密檐擊自貴竭人力起倒相因廢天質古今問學滿天
下分寸毫釐難細詰以茲凜凜觀萬事口不敢言心自失
今朝幸續省倉米且以糜煎飽時日

○再過吳江贈僧了洪

回飈掩夾浦勢與黑樓頽連袂上長橋身弱屢見扛苟無

傾覆憂恣橫未易當坐定互驚愕師云乃其常有時氣力
雄駕浪拍此邦熟風無失舟小艇來茫茫始悟寡所諳論
改色遽張街小以爲大空令事難量玩變不覩微亦乖智
之方已矣勿復云聞鐘過石塘

靈巖

穹窿右俛眉天平左垂鬢吳人宅沮洳茲山抑其鎮陡起
爲表著突兀數尋仞樛松頗堅瘦立石乃榮潤兼有千里
陂杏靄來遠韻宜乎登椒丘擺落思奮迅亡王未亡時絕
色館孤峻歌聲妙欸乃俎品窮蛤蜊援琴固停晷解甲仍
轉瞬終歸寂寞人破釜煑枯葦陳迹不足弔新締何勞問
三年姑蘇驛空望此塔近適當熟食節煖氣無已吝豪風
增春愁異雪損花信聊以壯遊衍歸受兒女轡

葑門

遺墨固藏神希聖非立我斷後輒無前實右卽虛左品定
賦纖洪義明分勇懦端木語衛文洙泗皆卿佐孔子敘夷
齊後進尙鬼瑣從來一大事幾作鴻毛荷知非言所及結
網魚受課誰持空空質放縱無不可茲門小精廬荒寂衆
萬過欣余二三子拙力守饑臥楊花安得攬飛去天隅唾
唯有露垂垂滿畦紅藥墮

還華賢良九經說賢良進卷語林等

華君官五世人物樸而重窮經不辭難著論何其勇編排
過百帙裝度高一豕見聞頗驚訕吟玩自欣悚余本空疎
人盛刺勤遠捧津般俾之讀涉岸滄溟洵惟知畏浩博敢
復議煩冗芟蘭恨柔蔓櫟社嫌擁腫誰合獨管吹而爲衆
竽恐楊墨歧路迷服鄭丘林拱西隣黃策子簡要獲天寵
君兮幸持歸臥看雲生壠

○齊雲樓

天下雄諸侯。蘇州數一二。都會自昔稱。陪京今也貴。奕奕
撰重樓。峇峇立平地。虛景混空蒼。囂聲收遠肆。闔閭雖散
闊。欄檻皆堪記。向非土木力。焉能快高視。湖山西南維。江
海東北暨。舒緩未爲愚。疏達終多智。窮民一宵燈。細巧雜
紋織。豪士三春卉。妖麗亂名字。侈甚見精誠。富餘輕講肄。
先朝豐豫日。應奉稽古義。花網飛入汴。石林鬼浮泗。天然
造生活。始者行賑施。王公占上腴。邸觀角奇致。是邦聚瓊
瑤。四顧盡憔悴。狂胡誤濡足。遺藝等交臂。艱難屢省方。薄
遽虧頓置。因循墮和好。俛仰銷年歲。翻憐井邑盛。又使編
氓匱。頗云魚蝦微。亦已困征稅。人生賤苟免。所尙剛強氣。
呼鷹飽何待。暴虎怒斯易。吁嗟久悒悒。胡爲長惴惴。夜聞
踏歌喧。激烈動哀思。吳俗固捷疾。吳兵信蠶利。項梁起讐

秦子弟。奮投袂。功成須力到。豈必資黠慧。寧羨鵲居巢。盍
如蛤有類。未發忌先聞。因詩良自喟。

○虎丘

虎丘之名歲二千。虎丘之丘何眇然。衆山爭高隱。日月笑
此拳石埋平田。雖然培塿疑異物。劃開陰崖十丈懸。冢中
有恨索遺劍。亭上無語傳枯禪。偏是吳人愛山急。逐面分
方誇。凭立屋承隋唐良。穩稱墨題熙豐尙。新溼松梢莫遣
風雨橫。石盤自添苔蘚澁。春來春去吳人遊。足繭層巔踏
應泣。

○北齋二首

頻年寄全吳。解宇雜傭保。前廳久傾壓。後舍岌敲倒。常因
霖雨後。壁壞不容掃。跳蛙浴漏瀦。野穀媚穿杲。以茲違色
養。先還媿親老。低頭謾商歌。瞪視豁愁抱。當身良易足。遺

後非長道幸今修整畢楹桷正完好晴窻閑晝永夜榻初涼
涼早友朋坐雍雍燕雀鳴草草居室君子後華門固爲寶
矧伊澤國士敗棟滅塗潦謬充使者屬職思振枯槁人之
所歆羨未必天能造卷藏姑罷歸蠹簡說剛浩
人情無終極匪陋則求佳寢處既少安游燕豈不懷惟思
舊酒務糟酵荒榛埋破瓶聚隆垤新鬣連長堦種竹夾超
然移花遶北齋及爾風露清忽感意象諧幽深容浪蕪潤
澤長芳芟亭亭兩高梧買自婁門街俟以歲屢寒窅若萬
仞崖吾留能幾日齷齪強安排方嫌樹影瘦復慮地勢孤
世間香味悅每與腥羶偕雅故使鄭渚法語仍進俳俯同
侏儒笑但恐好惡乖莫窮有限物徇此未腐骸

○題椿桂堂

九官八士古之良靈椿丹桂後騰芳馮公詩意雖短陋閭
里傳誦終難忘君家同生五兄弟短檠伴夜東方啟黃旗
兩記張慶闈紵袍三號趨文陛辭華標角人力能科名均
齊天所興作堂不須棟梁好但種此木高千層透日垂陰
香未歇滿庭車騎同時列更將磊砢替團團留與北風觀
壯節

嘉禾莫氏兄弟五人元忠若晦似之若拙若冲自紹興
庚辰以來相先後登進士第縣以五桂名其坊又自揭
所居堂曰椿桂姑蘇通守與余同僚屬賦此詩

○贈訥相

柯山訥相醜形模以相獲妍如子都每將氣色較官簿初
若搏影終探符劉公實陞提刑上宗卿加龍圖就中兩說
最稱驗余耳所逮非人誣汎言心事依勸戒多假名器煩
邀呼君門九重遠萬里求者爭道分榮枯一身暫寄百骸

莫氏石門人若晦字子明若
冲字子謙詳見浙江通志備
更

繫棺彼朱紫誰頭顱子其惜術無浪許恐負西山之餓夫
○送鄭虞任赴京西檢法官

春風逝無涯夏潦生未已思君遡江漢行銳業難止事繁
絲唾亂神靜魚鱗理前年浙東幕借助獲專美邊頭值閑
暇人物盛儲峙荒村魚米場孤戍花藥市雅知足禪味翫
世失憂喜但疑櫛上白時雜髯間紫豈非久不遇感歎妨
隱几回首舊隆中畦壠長蕤蕤

○張氏東園送王恭父得殿字

燕鴻不相須進趣自求便余來君其館乃復當我餞一春
三月雨亭樹鬱霧澱絮重厄飛楊花薦堆紫茜縱有百壺
清何能一笑遣爲郎昔同甲四海初會面凜然抱英特霜
宇搏溫霰雄辭推落筆一語不可選重來更純粹玉琢金
就鍊漢家闡道術四達詔羣彥談經石渠觀會議白虎殿

通方要歸宿立異豈夸衒子行若微罪天意委深眷以其
今固辭可信非始戀楚熱宜縐絺峽漲難短牽回舟泊書
林及此未掩卷

○奉賦德修西充大夫成都新園詠歸堂二首

浣花炫春滢濯錦絢晴浦成都信繁會此水工媚嫵豈無
濠上亭蹙步難仰俯誓言違市朝卜宅近幽阻沃沃葵莧
畦炤炤棠杏塢朝曦溼淺瀨暮色生遠渚循涯詠未厭引
流絡其圃蘋苕依籬樊鳧鴈宿庭戶長松百里外物象爭
渺莽時平乏隱淪蓑笠自歌舞岷江志東向急射走吳楚
胡爲滯淫之習坎聖所許

我生海旁州古言江來鋪力浮萬頃盡坐識一溜初之子
酌彼源紺潔玉斗鄭雅韻舒煩憂逸駕陵趨起詠歸有何
意豈亦歌風乎湛湛遊無梁滔滔濟無桴縱橫洄伏中暮

齒將焉需。三間始開闢。十畝終耘鋤。東西兩莊舍。兄弟相
磨呼。緬哉趨前規。更作卻後圖。顧思曲肱樂。一身匪求餘。
我獨無家歸。羨子鑄自迂。

○送馮傳之

我乞來荊州。足未曾出門。明明楚漢迹。莽莽風塵昏。茲復
罷著書。梵譯專討論。頽然對白法。諸有不得存。傳之京口
別。歲暮始窮源。帆張飛動勢。纜繫棲泊痕。相顧舉杯酒。醉
極沮漳翻。儒生慕傑氣。赤手誅鯨鯢。將軍建實壘。寸屨宜
自攢。于時雪五尺。遣卒問江干。答言屈大夫。橫肆羣魚吞。
豈如衛甯籛。舒卷常溫溫。聞此重嗟嘆。恐墮禍福觀。禳禳
用國寶。誰能免沈燔。要令德性修。乃挽江海渾。我今材力
盡。拙計東南坤。尚餘春秋志。欲執左衽奔。念子獨奈何。葺
屋補牆藩。梅花一兩坼。春意到草根。倘見南枝榮。折寄隨

驚湍。

○送李郢

蓋代才難看。獨手衆參聞。見其來久流。風莫盛元祐。時峴
起誰當。紹興後。嗟君探討窮。一生心通文字難。力爭雀啄
雪。籬閣筆坐蟲。吟露草繙書行。已輕富貴須。史爾萬一姓。
名傳野史。只愁垂老絕知音。自送青編滿朝市。余之視君
尚少年。題玉爲礮。何所賢期君。更盡未死日。舉世不信方
知天。

○送喻太丞知處州

喻公策名自先朝。奉常冬官始見招。何因斂退爲泉石。可
惜垂欲排雲霄。處州不城山作堵。百嶂千峯自翔舞。孤高
上頭天一柱。中有秀句須公取。

○送劉德修

羣航弭安流未脫孤帆厄獨板亂橫潰始負衆舟責螫雷
正須時春雨宜滿澤勇夫攻堅退智士倒戈獲去年北關
路永歎出處隔俄欣鳳儀雅緩彼梟搏磔發覆洗塗糊召
和開福迫一日期萬年倏眸展長策居然西州道千仞斂
歸翮鬢髮何用青肝膽元自白古聖豈不勞築此英俊宅
誰令閉榛莽回曲用蠻貊天門眈蕩蕩瑤實連蔓摘種玉
如有方從今空櫝索

○題李君亮義槩堂

分俸人所能多至踰萬億一朝可趣具寒暑三十易古之
轅金者其始蓋未惜懷哉西方士義重見寡特招呼幾州
氓歲歲青黃食雷聲七筋動雲湧床座窄昔我手行粥今
也愆膂力憶汝身自孩又抱兒子喫豈有不足歎幸無嗟
來色天爲產厥孫文射最高策勞君太史令乞彼峨眉伯
出處善知時教訓陶美澤築堂事遺像雅頌鐫衆墨我歌
則後矣猗歟綴周什

醫工歎重贈柳山人

柳生洲居濠北邊繇辭質野誰所傳不曾入城行賣卜有
問災福須呼船歎我奇疾何頻年其初過清肌凜然已忽
腹拒遭拘攣一身盡異形質變恍若土木徒人言蚤知定
性不生滅今安得爾庸非天醫工刃人死無律妄談標本
從何出補勞護弱轉凝聚排寒盪溼加淫鬱挾風上行關
膈失迸肉糜皮併爲一猶云無傷乃餘疾生雖憐我謬時
命豈悟顛倒緣此物彼蒼應有司殺者授柄於工無乃恃
我勞萬事明當休自古零落歸山丘但疑未死復不活熟
視重爲諸醫羞餘聰殘明不可留治命已乖妻子謀執訊
空貽友朋憂柳生聽罷掉頸笑既有主對非吾尤山歌靜

夜聲宛轉更著此曲歌中流

宿石門

好溪瀉百壑南北傾萬峯山凡堆阜俗映岸羞爲容石門
忽秀出老幹蔭滄洪捨舟從口入便已離塵中衆芳拱窟
宅環岡獻奇穠藤蘿異態度尺寸疑施功錦茵翠織成照
耀無春冬水行千丈高歎薄不可窮更有洗頭盆雲深霧
常封昔年謝康樂築居待其終繼作者已裴語言亦稱雄
邈然百世後未忝騷人風栖栖三羽衣日晏齋厨空云子
歇過漿盪洗氛埃胸自歎苦淹留寂寞不易供嗟我老無
用佞山久成翁結廬會昌側勢落魚鰕叢種竹似束葦栽
松如斷蓬小兒餽盆孟何時至周公會當同此住代輪助
之春

月谷

昔從東萊呂太史秋夜共住明招山正見谷中孤月出倒
影接碎長林間憑師記此無盡意滿掃一方相竝閑

禱雨題張王廟

夏至老秧含寸莢平田回回不敢犁羣農無計相聚泣欲
將淚點和乾泥祠山今古同一敬籤卦分明指休證傳言
杯琰三日期注綆翻車連曉暝龍神波后何慘愴昔睡今
醒喜蕭爽人云天上行水曹取此化權如反掌浙河以東
盡淮壩哀哉震澤幾爲原願王頓首玉帝前請賜此兩周
無偏

開禧三年春不雨江河淺狹田野皆枯裂夏至秧老憂
不得入土禱於祠山廟期以三日逾夕而雨大降插種
畢猶有餘澤乃作此詩刻於廟廡建鄴守龍泉葉適

寄黃文叔謝送真日鑄

建溪疑雪白日鑄勝蘭芳誰知真苦澁黯淡發幽光騎省
可正論農卿今則亡懷人坐太息泉竭鼎無湯
往歲詹元善屢以建溪真茶寄余所謂常品甘白者云
此侯辣撻葉爾日鑄世以香爲貴亦尙白而文叔餉真
芽色不白且無香然則物之不僞者豈將悅人於聲色
臭味之外耶抑且姑全其本質而已耶

送黃竑

有客家住寶劔窟將身自比夜明簾見我立談盡肝鬲駭
視世俗徒沾沾千年豪傑供指使笑撻胡虜如奴鉗嗟予
病衰絕少韻只欲炙背依茅簷勸子持難復居易呂梁之
舟先歷試焦桐邂逅爨下薪良玉磋磨廟中器誰言怒海
鯤鯨惡別有晴川鷗鳥戲心亨習坎行自孚安流儻寄相
思字

淨光松風閣

城中雲日如火催淨光行食聲轉雷不知何處白蘋起便
有滿坐清風來莫言作樓非急務翁當運斤兒執鋸待得
三間著此風病叟扶攜上樓去

送蔡夢得

寸步旱黏楫千里脂染輪四國嚴諸侯江沙渺無津翁今
去何之綠樹羞鬢銀惟應苦吟徹龍室報以領珠光比日
和答錢廣文蘭松有剛折之歎

蘭居地之陰藹藹含華滋此本不以剛而爲剛者師松無
棟梁具何用稼冰雪終風撓長林常恐浪摧折願子比令
德一薰容衆蒿笑我非實材千載空獨高

趙振文傳借琉璃燈鋪寫山水人物一燭發明百巧
呈露畫師精妙者不能過也

古稱淨琉璃物現我常寂胡爲自爭妍照耀出痕迹坐有求心客駭目不忍看願息終歲勞留作袖手安

○和答徐斯遠兼簡趙昌甫韓仲止

江東文士稱數人寶冠霞珮朝靈君盧敖善游指天去呂望應招離海濱有書不止問無恙平生懷抱陳案上會看作意鳴朝陽陰狐夜短空惆悵

徐仁父先大夫詩卷指其改補鍋八句曰願有請因疏下方

江南隱君子琢語冰段清彼美補鍋篇義遠有勸懲烹飪一餉止操持千載成未須誇染指歲晏期曲肱

題孫季蕃詩

季蕃在惟信間封人號友翁

子美太白常住世佳人栩栩夢魂通瀉落天河澆汝舌移來不周盪汝胸千家錦機一手織萬古戰場兩峯直孰南

孰雅喚莫前虛簫浪管吹寒烟

○石經春秋一代奇寶王氏爲熙豐學廢不用瑞安沈彬老蠟而有之後世孫體仁閣以皮焉余爲名曰深明

喟昔洛門初上石未久翻遭禁書厄沈公祕藏百載餘高閣突兀共堆積萬物散聚常橫陳汀花岸草從紛紜海雲化雨龍正起想象向來悲獲麟

贈二葛友

此蓋贈黃若高元孫兄弟

飛飛下荒村渺渺集蕪城振衣出虹蜺覆簣超上陵魯衛百世腴夷齊萬年清翻然捨我去東風初渙冰

呂子陽辭蘭谷家園却就石泉精舍

子陽意高希古人文如行空無定雲清明未容詩酒污放曠自許漁樵親故園好木日夜長友逝兄淪不同賞改綠

海宇可言當時於廷未白則言
慶春時也

移紅自若何躡磴捫蘿心獨往我昔迷津經上呂闕出飛
亭壓行路石影參差研匣寒花陰回薄書奩莫離家十里
山轉深琅玕滿地芝成林竹雞睡去月當午閑聽孫登長
嘯音

永嘉端午行

行春橋東峙巖北大舫移家住無隙立瓶叵羅銀價踴冰
衫雪袴胭脂勒使君勸客親付標兩朋予奪懸分毫起身
齊看船勢側橈安不動濤頭高古來崢嶸水鬪勝負湖邊常
羸豈其數岸騰波沸相隨流回廟長歌謝神助只今索莫
何能爲敗鼓攪壕觀者稀千年風土去不返醉裏冤讐空
展轉

題掃心圖

大心覺也無虧成小心漚也隨滅生道人常與帚柄行遇

其歛起須掃清世間亦有無根樹又言朗月當空住劫塵
顛倒不自由只笑本來無掃處

後端午行

一村一船徧一鄉處處旗腳爭飛揚祈年賽願從其俗禁
斷無益反爲酷喜公與民還舊觀樓前一笑滄波遠日昏
停棹各自歸黃瓜苦菜誇甘肥

贈朱承務

顛倒八八卦流轉三百六前民此何神占險空屢瀆以病
既當止以年自當休春泥不補裂莫謾任虛舟

尼童何了說從道一長老六年一忽捨去莫知所之
或云在天目山也說甚喜將薙落從之可少助乎

一師今何去天目萬丈雲著我粗袈裟對住大茅君
著存亭

馴鳥得食常好鳴。靈芽無種還自生。魂浮魄散莽何極。耿
若有見悲難平。山脈迢迢繡峯住。墓氣騰騰縷雲去。鮫人
抱寶夜出游。指點今來著亭處。

寄題運使方公祠堂

投村宿店破鞍韉。乞鹽放酒心拳拳。南荒走遍得瘠渴。玉
井無藕何由痊。令子名高壓蘇武。暫來重覩經行處。追思
往事空泫然。榜墨尙新牆壁護佛幢。五丈留衣冠。大書刻
記詞辛酸。神來正值荔枝熟。神去還愁桂子寒。吁嗟嶺民
未知禮。因君始拜令。顙泚從今簫鼓祭。春秋福我如生首
長稽。

鄱陽董季興往游懷玉山捐田入寺爲民禱雨君旣
道其本末又示山中五章請余賦之然比來霖潦淹
月種爛乃未秧也方幸數日晴霽爾

懷玉湫龍懶心性。六月困眠所未醒。廣文偶來亦同病。買
田施食慇懃請。誰知領縣春風邊。嗔蚊怒鱉腥熏天。須君
一念晴雨若。遮莫雇僧輸俸錢。

改東門出二首

百步鑿新徑。千年開舊池。值此盈月雨。川流潏溟瀾。蕪深
草色碧。雜卉華衆枝。魴潛警夜躍。鷺起衝晨飛。我老皮骨
銷。扶行歎透遲。安得有遠志。畢願藏郊扉。

左方擁崇岡。昔也重嶙峋。自我護樵牧。林光稍敷紛。與菊
明踈秋。隨桃照穠春。本求平野立。入荒辨燕秦。終限分寸
珠。僧磬通比隣。面牆雖養蒙。意生豈名身。

中塘梅林天下之盛也聊伸鄙述啟好游者

幽花表窮臘。病叟行村墟。所欣一蕊吐。安得百萬株。上下
三塘間。縈帶十里餘。荒茨各尊貴。野徑爭扶疎。愁雲忽返

九心文集卷之六
施急霰仍回車蒼然歲將晚陡覺天象舒羣帝胥命游眾
仙儼相趨龍鸞變化異笙笛音製殊物有據其會感召驚
堪輿妙香徹真境態色疑虛無問誰始種此豈自開闢初
至今闕勝賞浩劫隨榮枯兒童候黃墮捧拾紛筐孟熏蒸
雜烟煤縛賣傾江湖胭脂蘸羅縠絳艷生裙襦和羹事則
已甘老山中驪以茲媚婦女又可爲嗟吁夜闌燭燼短月
淡意躊躇林逋與何遜賦詠徒區區

王氏讀書堂

誰能採桑談誰能帶經鋤古人讀書地妙理出窮閭矧今
治華室山翠湧前除風烟聚景趣花竹成畫圖主人烏紗
恰子弟繡羅襦新裝繭紙印上記開闢初展卷忽有得欣
如奏齊竽勉哉造其微勿逐皮毛粗

○王簡卿侍郎以詩贈王孟同王成叟之姪也輒亦繼

昔作

季父昔從我寒燈聽微更强扶瘖聾和誤策蹇跛行坐令
雨銷落無復一崢嶸宜汝逝不留出門訪咸英大溪逢侍
郎拆洗心胸清新詩發妙意說盡文字情侍郎蓋代豪平
蠻蚤垂名覽書五行下援筆千人驚點化謝瑀刻涵濡透
晶熒林黃橘柚重渚白蒹葭輕裘裳念數往歲晏霜雪零
我讀余頃爲中塘梅林詩他日來游復作

側聞中塘好曾賦勸游篇凌江入枉浦聊復信所傳化工
何作強耿耿不自憐山山高相映塢塢曲相穿林光百道
合花氣手村連風迎亂駢駢日送交嬋媛天回徂陰後地
轉升陽前初如別逃秦疏附恥獨賢又疑未興周掩擁欣
俱全惜哉見之晚重尋畏彫年一省三嘆息十步九折旋
詩家詫梅事槁乾陋肥鮮常於寒角曉愛彼明冰懸疎枝

澁冷豔小窻露孤妍吟悲後留噉句喜珠離淵忽茲遇眾
甫欲殼羞斷弦無以寄美人千室炊莫烟明朝指行處霧
雨空迷田

○送葛元誠

數年之留能浩浩一日之別還草草念子身名兩未遂令
我衰病無一好古人探道從妙年今人重耳輕目前不愁
好龍龍不下只愁愛玉酬石價

○送白艷還蜀

翻翻文若秋江生幽幽詩如寒澗鳴前歲淹徊下巴峽今
年憔悴出京城憑問天邊五色羽何事飛來復飛去昔人
但苦樊籠悲豈知此日籠無處

朱娘曲

憶昔翦茅長橋濱朱娘酒店相爲鄰自言三世充拍戶官

拋萬斛嗟長貧母年七十兒亦老有孫更與當墟否後街
新買雙白泥準擬設媒傳歸好由來世事隨空花成家不
了翻破家城中酒徒猶夜出驚歎落月西南斜橋水東流
終到海百年糟上一朝改無復歡歌撩汝翁回首尙疑帘
影在

○翁誠之挽詞

西方之人美無度眷此南邑朝陽鳴如錐出囊擬砭國似
璞有價空連城三仕郎官老將及一去郴州喚不應朔風
吹潮沒復湧渡口野梅飛碎瓊

○送曹器遠

曹子苦心懷百憂古人遠矣思同流平生未得雄豪力今
日便肯卑微休麻源洞裏瓊葉雨南草市上蘆花秋十年
老語爲誰了西望滄江空白頭

送丁子植

婉變好少年憶昨十五餘割慈避父母遜志親師儒已上
破荒第猶勤未見書平生烟雨外秋浦荷葵初屬官號高
士議政關慘舒吟情且勿放民隱諒少攄

送方書記兼簡府主

我昔防江之下流獨許蔡子專軍謀未能奏效累絲髮已
復負謗叢山丘小范兵精思慮遠片言坐折羣疑滿幕僚
無過只論功登秩薦賢來衮衮上流蜀接更吳通桑麻萬
里炊烟同鸚鵡洲前長笛晚黃哀蘄怨何時終

偉叔蔡兄來永嘉屢辱投贈於其歸也輒奉俚歌爲

謝兼敘離索

慶厯故家忠惠後性酷喜文疎嗜酒飄風驟雨蛙蚓寂草
玄獻頌龍蛇走古人道大何不容回空賜殖同升堂若遇

韓門親指畫豈有不在籍湜行水心可憐地如掌讀罷君
詩一惆悵文星今直正莆中去覓掀天無底浪

送戴料院

質如金石堅文比錦繡新利錐亦穎透大樸終還淳憶昨
慨其離早合儀朝紳于今悄復去奈何猶選人西風管搖
落黃菊別有春茫茫九衢內白汗沾紅塵誰拋連城富却
買徑寸珍世路豈云極念子行李頻

幽賞

禪房裏花窠靜與水石會春禽更語默夏日遞明晦紛然
衆竅殊跌坐凜無對

梁父吟并序

諸葛亮生初平建安時值何董交亂豪傑並爭皆藉王室
爲辭知其勢非代漢不已又自量其材非有超世之度者

亦莫能用也耕於荆山之陽以苟免不聞為事其甘窮約而不厭若將終焉然自是遂與劉備周旋於長坂武林之間使備得益州而相之立禪丕制天下之命雖功業不究然秦漢以來可謂人臣之盛未有若此者亮之未沒也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日別無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如所言余讀至此未嘗不太息也使亮終已不遇而抱孫長息以老於隆中者其躬耕之獲豈少此哉何故自親漢魏之勞至今遺恨以死是殆以天下厚其身者乎當幼孤之際不潔其名處富貴之隆不安其利伊尹周公蓋庶幾焉豈與管仲能合諸侯則三歸反坫蕭何保關隴乃賴田宅貫貸以自汙比哉史記亮耕隴畝好為梁

父吟身長八尺余既高孔明之行事而想見其詠歌之思於是追述其意為梁父詞以傳於後使讀是詞者孔明之心猶有考也詞曰

依大麓之遺趾兮儲后土之神靈樂天地之休嘉兮皇涓潔而薦誠集后土之雍容兮刺百聖之禮文却大輅而御蒲秸兮惟儉德之是崇端一心而燔燎兮卜仁義乎永年刻玉檢而請命兮何事祕而弗傳嘉梁父之草木兮被赫然之寵榮咨梁父之遺老兮悲忽不覩乎穆清維千乘萬騎之雜沓媠婉兮猶彷徨其行聲夫天運之適合兮雖聖其猶莫知彼河之洋洋兮雖美而不濟泰山之椒既風雨又艱險兮乃登封以類告豈其不可一兮伊所遇之獨異也雖伊周之輔世兮曾何足以自喜喟余生之孔棘兮邈不及夫七十二君日月幽而不明兮遭玄夜之方長競鈇

鉞而日弊兮。逐亡鹿而裂其髀。肩漢氏之爲的兮。而不遺其餘民。余旣朴陋而不能謀兮。又怯爽而畏兵。搢珽瑁於盜賊兮。何不朽之可幾。曾死亡之幾何兮。苟亂世以自免。幸此土之平樂兮。依鎮南之不遠。余耕兮。隆中地沃衍兮。宜稔種相原隰而下上兮。町厥壤之百畝。彼二代之民樂兮。豈不愛其皆有此。偷予腹之獨飽兮。視歲行其在酉天。旣溉之以雨露兮。余又滋之以澮。畎禾穰穰而同穎兮。或一稔而二米。霜露下此稔穗兮。余與牧之豎被之雀鼠。敗其秉穗兮。余與隣之父刈之貢。會合於許下兮。尙玉食之萬一。俾君父之啟魏兮。相祀事而勿失。昔文王之盛德兮。奔走商之暴虐。喪君臣而自恣兮。吾何用乎此粟。黻冕兮。茅蒲衮衣兮。襪襍余力耕而胼胝兮。藉豐草而一息扣枵角而長歌兮。聲中雲門之律。厯山已蕪兮。鳥下啄其鳧。苾

有莘之臣日以遠兮。野老鋤其故泥。計其食此兮。月不能一鍾。耻一夫之釋耒兮。故爲無所用於耕。嗟聖賢之心兮。余或識其微隱。余誠遺望不可逮兮。復嗣歲之將興。

剡谿舟中

浙江大浪如履空。鏡湖挾天雨。復風我行獨到勾踐國。寒溪一溜蜿蜒通。螭龍已臥潭谷底。溼螢不照蒲葦叢。山林卑陋無枯柏。霸氣埋沒惟蒿蓬。是時初冬未凝沍。天地蒼莽日常暮。涉江芙蓉不復採。緣道野菊誰能顧。饑鳥遠鴈長追隨。夜聞悲鳴朝見飛。前村雞犬護籬落。此復何苦號其栖。自傷憔悴少筋骨。半生逆旅長太息。王家少年未省事。扁舟往來何所得。百年有意存禮樂。一飽未足謀通塞。且能對酒長酣歌。聖賢有命可若何。

新移瑞香舊曾作文忘之因今追憶云

一株當三春名花不易得百年等尋丈不博千乘國野人
三十本強賣青銅百應憐跼躄具苦爲薪米迫移栽向明
陽妃媛儼行列土膏合根性功用成宿昔餘香出淺紫泣
露輕脈脈含愁欲誰訴折去情更惜方求蔽帶陰未受搔
擢厄嗟余自羈旅何以慰新客慇懃深夜來少待山月白
○送薛子長

藏冰待炎威織裘禦冬霰彼此互有適用舍空屢變蘭菊
倚戶出松柏參天見美質不必同偉幹非世便薛生靜而
敏器宇絕幼愿能文乃天姿脫穎酬始願衆技逐高卑雜
學徒貫穿趨聖由一途任重工自勸古人文已立後世皎
難衍媿余莫負荷期子幸無倦

○送陳彥羣

雨洗蝗蝻餘涼生癘瘧後今朝江上峯淨失焚霧垢舉觴

紅密翠空敲斜愛君樓高出江上百里江山開四向峻屏
森聳遠更寒紋練縈回靜猶浪孤潮夜卷西頭來海門推
出冰崔嵬豈知星河遭映奪只使鸛雀常驚猜此村風景
澗且魯接樹移花今復古勸君種學化兒孫不須貯妓呈
歌舞

送陳子雲通判

周子也復可憐人憂民憂世語轉新每妒吾州何巨福通
判乃得陳子雲

臨餐吐食嗟無餘幽情慘鬱時一舒感君善意過於令周
子之語良非虛
三月召龍頻鼓鑼喜作小雨恨不多移苗未了君已去更
借後福書歸禾

劉全之太守陳子雲通判胡衍道知縣永嘉何其有福

周純臣語也

賦董季興玩書巖

玩書巖裏刻成真水簾花鬢春復春一朝斂策去何所來者對之如古人美哉骨清神亦爽西瞻匡廬東鴈蕩滿車圖畫常載行到處名山留塑像

送劉晉卿

草黃木脫何所適使我感歎生百疾天驥屢爲駑駘笑良玉空遭砒砢黜少年壯志思絕塵只今作計常後人明堂巨棟吾何有護竹養花甘隱淪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六

忻有屬餞我同年友平居多契闊遠別方嗟咎大郡得師儒高文興孝秀雍容入儒雅磨錯見瓊玖衆儒治六學厥志存不朽量空計尋丈汲海論升斗因之人簪組併欲垂篆籀公才賦超卓傑立氣愈厚火宿無餘烟果實甘衆口書來幸細評副此頻矯首

題人扇

外德欲晦面目自蔽內德欲耀肝膽畢照二法相除我則有餘穆如清風用之不窮

與英上人游紫霄觀戲述短歌

野水隨路曲東風得木鳴景物已和柔川原倍敷榮茂桑高旣條細草亦叢生眷言雲外士及此塵中行南臨大陂出波面與心平道旁古精廬黃茅間榛荆會集傾遠村裳衣自鮮明銀釵插山丹歌笑喧嚶噓何以勞比隣炬妝雜

餓餒去年穀不飽白骨今縱橫等爲造化役未究悲忻情
歸來日已夕舊徑成溝坑大車者誰子不寐方宵行死魂
未滿眉擿埴將安程感此良自哂抱谷非鸚鵡

白紵詞

有美一人兮表獨處陟彼南山兮伐寒紵挑燈細緝抽苦
心冰花織成雪爲縷不憂絕技無人學只愁不堪嫁時著
鄭僑吳札今悠悠爭看買笑錦纏頭

王木叔祕監挽詞

美人昔來芙蓉傍山爲發靈水吐芒美人今歸在何處簫
哀鼓悲葬前岡我欲從之似雲出友風子雨游四方夢魂
無憑不可挽坐攬衰涕終摧藏

月波樓

下林百果春自花屋藏汀陰泉著沙光風膩雪誰汝惜繁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七

古詩

送林孔英

東堂質疑匙啟鑰西廂坐講水赴壑本朝合選經博士萬
里那投郡文學東風吹散石門冰吳人送去蜀人迎雪山
峩峩大江滿榭樓過之清又清

贈巖電隱士

近時術人多莽蕩要把虛名隨妄想神王雖云形不拘尺
直須防尋有枉從來鍾鼎無山林老去豈復少年心若言
部位許虧闕已早騰踏非埋沈

送謝學賓

衰年嬾看客十臥適一起謝子何許來我屐屢折齒貌閑
神又肅論事靜而理紛然嘲啗際莞爾諧宮徵麟獲無怒

角鳳去愁遯尾正應晚聞道不受血氣使山頭蕨芽老未
鎌庭中桂枝春已添巢由亦有藏身地小壓聲名傍屋簷
何倫秀才親喪不能舉冀其親戚故人有知之者
兩母久未葬魂冷常夜嘶病婦槌心號血盡身爲泥我死
不自惜少忍賦有髮何當深九仞更與崇四尺

蜂兒樵歌

平林常樵啖俚蠻玉山之產升金盤其中一樹斷崖立石
乳蔭根多歲寒形嫌蜂兒尙粗率味嫌蜂兒少標律昔人
取急欲高比今我細論翻下匹世間異物難並兼百年不
許羸栽添餘甘何爲滿地澁荔子正復漫天甜浮雲變化
嗟俯仰靈芝醴泉成獨往後來空向玉山求坐對蜂兒還
想象

趙子容任温州司法終日看冊子而事自理又新廩

儲糧功利可傳也爲賦讀書行率諸友同作

法曹允散人不管聞道自要紛華損常平築敖米山積讀
書豈知米塵滿歸來依舊茅蓋亭焉得捨學干時卿不然
天上讀書去蓬島瀛洲無限清

登北務後江亭贈郭希呂

壁上陋室銘門外翦茅亭小市魚鰕散寂寂大江風浪來
冥冥郭翁雖老猶貌澤腹貯今古心和平只應獨將笏拄
頰清坐都不挂毫髮何必隨逐欄頭奴日招稅錢三萬億
前靈運後延年桑麻舊國常宛然城頽路闕總合好不知
於人安穩否

送程傳叟

茂苑臺高春日明君顏如花楊柳青蕭條別離風雨外楊
柳自青君貌改誰知仰天愬天公三辰五星在心中老作

海頭新主簿。蜃氣錯雜迷西東。去年無禾雖種菽。乞命只指今年熟。家人未可便喜懼。少待上司催結局。

送徐景大

桃湖避秦之遠孫。繞湖桃葉遮桃根。父子聲名動場屋。綠衫手板桃花村。相隨入南訪靈迹。九日山重海深碧。韓公文高大冊印。素系詩清小埭刻。我已衰殘書不成。有語安能爲重輕。子今自出瓊瑰句。南伯南侯倒屣迎。

題五畏齋

曹滕亦據南面權。坐衙吏貼羣趨先。敢云威福自我出。下有赤子高蒼天。聖人迭興建皇極。付祝長官尤惻惻。前碑特立示銘誠。後榜七條垂訓釋。冰清王令來調琴。四事未畏先畏心。常將方寸勤管攝。不與外物相虧侵。情防驕粗意防滿。萬事還須畏爲本。君不見匹夫膽大氣如山。風浪

只在須臾間。

懷遠堂

祖后昔尊御。忠邪初混茫。誠行揚于庭。直詞招自旁。盡鉏新法穢。還拯疲民康。白頭失路者。冠服輝以煌。尤工抑外家。減官卑輪箱。纍然兩孤姪。賦祿止團防。賜書課熟讀。斂衽常敬莊。盤筵化蒲萹。歌舞諱姬姜。堂開瞰遠野。惟見條山蒼。不知天何意。反掌異存亡。何人致顛覆。使我同披猖。胡雲半點黑。汴水千里黃。飄蕭離宮殿。零落趁倉荒。三吳通葦岸。中禁隔龍光。曾孫更寂寞。泥裏弄耕桑。風掀炊餼竈。雨爛曬禾場。稍復卓墟墅。漸能滿囷倉。舊居重回首。欲詣川無梁。哀哉血腥浼。狐兔久埋藏。想其屢易主。指說故侯王。時運從代謝。形神終慘傷。翁今垂八十。健悍嗔扶將。句中青玉案。壁上烏絲行。細抄四簷動。繞看三伏涼。渚清

蓮葉曉露淨菊枝芳鶴籠翅羽闊漁艤波浪長凜懷南狩
日駭潰非一方當由后請命所以再隆昌顓俊雖草莽象
賢本虞唐不應女堯舜早已墜簪裳勸翁善眠食神道分
否臧會須詔飛下洗沐朝建章

○報德菴

王孫生長安仁宅親見宣仁靖家國艱難身後茗水頭舉
目湖山非舊識孩兒負土成新阡手種拱把皆參天皇天
報德無窮年蟠根翳葉藏雲煙

露星亭

斗杓點翠爲此城四郊環拱來遙青知君欲覽衆山小取
塶磨就天上亭身心合於高處著萬象不語森湊泊古今
月色遞淺深志士可惜虛光陰

送高仲發

細君吁久寂季弟猶長貧棄我涉遠道策策傷心神舍西
三畝畬作急老自耘稻熟曾未割歸趁秋風新

明覺寺

雲山尖頭海潮湧九月天雪山葉重道人高絕但危坐山
魑野虎皆趨拱住山三載兩遭荒侍者餓損扶參堂沿村
索米未爲恥莫令木魚化龍鐘透水

送蔣少韓

昔子岳陽去我病不能吟久拋風煙句永結江湖心予今
岳陽歸惠我過始覲日月無蔽虧空水互推激濯足洞庭
浦晞髮君山巔誰驚瘦到骨所要清爲天蔀家豐屋永新
縣象牀金簞春風轉提壺未許勸人留求言待上茅茨殿
寄題鍾秀才詠歸堂

鍾君文武隨所求馬上檄草兼詞頭五兵鑄就殺氣動卻

寫三賦祥光流左踰陰山右絕漠漢地自厭胡沙惡聖門
歷歷宮牆深風乎不知詠歸樂作堂雖窄海浪寬沂水何
止八九吞當年曾點見真趣推琴難挽由求論課兒讀易
夜參五香燼銷沈澄莽鹵東家夢熟幾時知還有漁人歎
良苦

○鹿鳴宴詩

鹿鳴著周雅取士各惟時永嘉近千載文物盛於斯賢侯
奉明指荐棘鎖秋扉希寶難驟識獨鑒防羣嗤誠云得之
慰重爲失者悲鄙夫素寡學已老謾將知仰欣多材聚俯
愧隻影踣晴霜萬里肅威鳳正高飛朝陽羽翩翩春梧綠
蕤蕤新榮忌輕覓苦節誓終期

潘廣度

秦聲嗚嗚何處村楚些行歌愁斷魂光風自汎靈草碧朗
月豈受頽雲吞坐具平鋪佛叉手空劫以前人總有一文
全捨絕乘除得福便過崑崙渠

○送楊通判

花稀讓林稠苗疎與田遠共欣永日寬更笑餘寒褊窮閭
多樂事粲粲翠幄展惜君盍少假忽泛江流緬三年綱紀
地一意圭玉琬臞儒道義深傲吏威稜淺山鞋蠟已就畫
筆枯未吮不上鴈蕩峯何由寄高蹇

○哀輦仲至

老衰哭無淚行歎復坐嗟荒涼鶴鳴村尙友初萌芽當時
各年少涉世迷驪駒中天懸明月爭欲伸手拏朝語日再
晷夜談更五撾君文蚤貴重蜀錦載胡車離離三千首雅
正排淫哇石碑富規製玉策垂芬葩簡牘尤妙美一字不
可加笑我自山野悲君混泥沙古稱騷人窮留與後代誇

昨誰寄音信已受南臺衙俄然被彈射翻燎北塢畚季也
守大玉千里畦稻麻請登小芙蓉萬仞凌煙霞茲遊隱者
事亦乃期屢差書來病良慰誓言指春華秉我烏白燭淪
以蔣富茶那知是絕筆楊柳空白花頗疑魂氣升彷彿天
之涯多生註周易遙認草玄家

○送王通判

左原冢孫產巴東山靈地秀兼長雄自小赤心天與通可
惜五十方治中北風吹沙暗中渡不合吹君落南去水有
子魚山荔枝借我箸食前籌之

贈林秀才

乃翁掩親釀州里自云先世曾如此汝今謀葬無置錐況
有滿族喪纍纍春風未回萬山赤秋霜忽至凋寸碧鴟鳶
利觜魄凜然聞者應垂最後憐

送徐洞清秀才入道

方老昔爲儒仁義自愁煎決策從道士擺落科場緣神仙
事茫昧良得日高眠徐生嗣其風永謝負郭田白襪已回
施黃篋猶索錢書籍棄塵案笙磬來釣天看鏡胡獨難超
俗諒非少異花改林秀孤翮移漢矯月華滿庭蕪闕沈霜
宇峭親交生離絕空歎真游杳

○自羅浮行田宿華嚴寺

浮山昔飛至與羅合其巔嚴冬樹色改青松耀紅鵲不種
自生植屢伐常蒼然我病不暇耕行復觀我田呼扶偃蹇
後倩護龍鍾先僮客四面集畦畦相勾連敢云歲晏休翻
犁趁晴暄民政今古殊憂樂豈異源收身臥荒刹朗月前
夜圓鵲懶附枝靜聽飢嗅牀穿爲農悔不早時發棹歌旋

○送鞏仲同

花溪初逢日苦短。橘洲重尋意更長。天催鶴鶴玉樓去。漱
流不並龍洲旁。春風忽高行旆起。酒盡何如添野水。古來
交契看老時。與公安得輕別離。

送林退思四川分司茶馬幹官

棄繻詆關吏。廣殿射高名。方從媚子引。豈料讒夫傾。京師
恩暮降。蜀道險朝升。執手郭西門。惻愴難爲情。有山擎空
雪。有谷匝底冰。鳥樂謾後噪。猿孤定先鳴。漢中王霸地。從
古鋒鏑爭。崩摧韓信壇。闕落張魯營。感子奮衣去。客猛意
自輕。笑我老何怯。萬里今橫行。

送周明叔王成叟併上昌甫仲止二兄

成叟自成身。明叔志明時。二士澗村下。飲醇棄糟醜。澗村
去綿邈。二士天所遺。琢瑀而佩環。染夏爲裳衣。高岡無長
松。結根空兔絲。渚行枉又直。帆挂昂復低。飯彼章泉菽。羹
以南澗葵。沐浴明月珠。簸弄芙蓉旂。兩邦意氣合一。唯萬
論微羌。余抱茲獨安。得往從之。

陳伯明建讀書堂於仙都巖。蓋縉雲最勝特處。市書
名田役大費巨。當用衆力。一家不能專也。余爲作仙
都行以堅其成。

東萊龍川師道起。一時話言猶在耳。我輩勤苦常刳心。後
生懶惰自迷已。聞君相取黃帝鄉。石簡中間穩上梁。搜翹
索楚尋舊學。關雎師摯聲。洋洋書惟見多。參互解食要良
田。宜廣買。俚翁有語人未知。醬裏投鹽事終在。君不見衡
廬嶽麓天與靈。達士必垂千載名。山高海深產奇物。他年
古文屋壁出。

送龔叔虎

寺暗莓苔深。歲潦雷電粗。問胡旅窮舍。鑽燧煮菜蕪。答云

自孩童蚤識竈下梧，逡巡四十載。翻著火上爐，今昔豈異能。聞見終殊途，德衰嗟教薄。筆退憐詞枯，何以充我求。往衆歸裝孤，子文如繡罈。子行如冰壺，世惟春華翫。爾用秋實舖，去從孔鸞翔。勿受斥鷃呼。

贈趙季清縣丞

多生有奇姿，名已在仙籍。朝遊風后館，暮返旌陽宅。五月涼如秋，照夜干將白。養之鋒銳餘，參魯柴亦愚。

趙成父築亭上饒，卽用東里舊圃，榜曰魚計。

秦僑洛寓隨南公，新條復欲無。開封亭名若有土，斷法鄭圃。豈在章泉中，舊魚遙應化龍去。今魚且復波間住，人爲魚計魚未知。今樂莫忘昔日悲。

孔復君架樓貯書，疏池累石，花藥環列。

老夫一編未得妙，頗以書多爲世笑。舊友從余不復疑，樓

藏萬卷猶嫌少。書中之理甚周徧，可惜有眼何時見。管葛褊陋空礙塞，周孔深微常運轉。樓東兼水更兼山，四時紅翠交飛翻。付與兒孫好門戶，光芒應射斗牛間。

送蔡子重

憐子昔參江上僚，前功如日鬢蕭蕭。莫輕小縣深谷裏，續絲運軫琴方調。薄冰未隨野梅結，和風已催山杏發。度文露巧衆術同一心之純，天與通。

許敬之用余言作松山草堂，然游山之意猶未已也。申以爲箴。

許子家住松山邊，門開路闢登山巔。千年茂樹不改葉，百尺甘井常流泉。堂中悄然人境絕，時有剝啄延臞仙。天下之山皆若此，捨而外求徒喪已。卑能蘊高是爲謙，高能生明是爲賁。芒鞋價長今安之，撰屨欠伸吾老矣。

○送蔡子壽

彼友蔡氏子任也堪將相唯儔亦異材朗立萬人上吾嘗
扣其微事諳理亦暢雨露待堅成風波豈凋喪醯雞發淺
覆鹽虎背新樣侵尋墮老醜鬪茸屢監當繁霜生野色行
李正悽愴恐子復未平因書寄無恙

○寄柳祕校

頗聾早謝葛亮辟少吃善著揚雄書籬風索索苦瓠晚山
雨重重甘菊疎今人相輕多匿笑古人自許堪同調咀芹
嚼藻泮有宮先生手提終化龍

魏華甫鶴山書院

蒼崖有頂我爲廬日君月妃崖下趨梳風洗兩耳目醒玉
帝詔許瞻宸居周公仲尼在左右勘點六籍開凡愚曾經
秦禍多散闕鄭箋毛傳悲紛如精神感通若親授損益殷

夏還其初憶君低回校天祿高論自遣陳言鋤況今卓絕
離人境妙悟豈可常情拘飄零每疑夢魂到儻慌忽墮西
南書韓呂之相以類聚程張之師以道俱業調甘酸嗜秦
禽肯逐象罔迷玄珠分明憤發貫篇首端的鏤寫傳吾徒
乃知山中新所得慢簡閑編皆棄餘修林遠嶺秋映蔽濃
花近院春扶疎彫胡已饋豆邊靜黃獨未斲筐籃孤垂竿
桐江笑短弱負鼎莘野嫌豪粗岷峨崔嵬留後拒灑瀕突
兀催前驅莫嗔猿鶴不解事與民由之誠丈夫

寄李季章參政

袞袞入蜀者借公兄弟名每求歸載滿預屏去橐傾鷄飛
雖地控龍臥常天升惜哉坐時運久鬱時士情文章何崛
奇冬雷夏增冰德業又宏濟雉登應牛鳴已著鼎飪利不
共水火爭我窮未得死破釜斗粟營誤蒙兼金重自視一

羽輕唯當刮老眼雲雨看施行

送陳壽老

天台鴈蕩車接軫青田又促半潮近冠巖帶壑無俗情秋
幹春萸競時盡老窮望絕華軒過其誰幽尋穿薜蘿更抽
奇筆向雲射破的疊中千鴛鴦古今文人不多出元祐惟
四建安七性與天道亦得聞伊洛尋源未爲失閩風招手
游太玄麻頭制尾中興年黃金鑄印肯輕佩定把堯舜陳
王前我家罄懸仰見斗簸君紅旗魑魅走密房炤短夜苦
長雪高冰深去無鄉

題鄭大惠詩卷

憶從草廬赴鄰炊澁雪攪筵糟涌糜要當醺酣活膚湊不
許雕刻妨肝脾何年兒孫錦綉裂金塗門扉玉爲切吟中
得眼萬象通浪吹狂歌總休歇兩家至今住連牆讀書聞
鷄夜相將經明先入韋平室句好還升李杜堂

送孫偉夫

我友晞顏人造道最勇決智校一驛敏書贏萬籤閱吐詞
春嶽麗景行寒泉潔良工制瑚簋本爲郊廟設便留刊字
正稍上裨袞闕遠尋豐城劍虛負厯山月發嫌梅柳催到
恨桃杏歇親年過八袞輿致經九折紙迷版簿內稅役半
緣絕云此新進士銓限凜難越廳荒茅壓頂饌惡芹縮舌
嗇矣無情游自傷垂老別

端午思遠樓小集

憑高難爲觀樓居勢盡傾思遠地不遠空復生遐情上惟
山遶圍下惟溪環縈此實擅清境豈以曠朗名土俗喜操
楫五月飛駭鯨鼓聲沈沈來起走如狂醒不知逐臣悲但
恃勇氣盈衰翁繭帳臥南風吹作稜

○孔鍊士話龍虎山之勝於其行因以送之
羣嶂倚天傷四環中峰受拱低伏蹲雲錦交流紫團外卻
注彭蠡如傾奔道陵已去丹竈冷今代符行妖鬼靜孔師
何事亦逃儒爲愛冰林雪蒙頂我居無山冬不雪只受虛
空滿輪月子能作意肯重來更待牆東笋堪掘

會昌觀小集呈坐上諸文友

茲邦異氣候十月陽屢暴清霜云幾何累日困裨燠病羸
諳冷暖衣履迷單複上印自懸車來諗蒙擊轂東池屬草
創斤斧聲未縮野蔓翳前庭中函數株菊呼鋤不受柄善
惡憂雨覆賓筵煨苦積憐我歲不熟諸豪藹時彥靈美競
龜玉學山留一塵到海空百瀆慙無歌舞伴漫有鍼石勗
意闌各東西微月耿疏木

○送胡衍道

衍道名衍胡崇禎擢太子舍知永嘉

庭松雪外青檻梅冰裏白正堪頻把翫何忍驟離折我老
如蛻蟬隨葉飄重泉欣君整佩出直上穹穹天卓茂冠天
下王祥歌海沂奉璋承大禧顓俊廸深知情胡萬難齊理
或一未貫中道不及伸偏質徒受亂同人當同羣不止同
其門衆金鑪鞞合一匠采桷分惜民當惜農不止惜其傭
客主兩無怨政刑會時雍三年心所親臨別語甚的已去
寧再逢懷哉展其力

○送呂子陽自永康攜所解老子訪余留未久其家報
以細民艱食急歸發廩賑之

收纓古蜜浦抱袂生薑門九九書自註邀余綴篇端久衰
余學廢彌隱子道尊時維冬雷數雲雪常晝昏火把起夜
色丁鞵明齒痕小邦肥犂闕鰕蛤濫充盤椒橙失滋味糝
絮勞傾吞詰朝報家問剪書徵阿孫苦陳鄉人饑采蕨啖

其根倉封井花滿淘米安得渾覓翁如覓父願假東飛翰
念之不遑處喟焉整歸鞍我老澹百慮身世兩莫存欲私
一壠潤豈救大地乾西城柳搖搖北寺江漫漫勿令嗟來
死以慰行路難

○送葉任道教授之官靜江

太學奏文夸第一國子先生裏行立嶺南梅花太枯澁花
豈喚人人底急爐亭雪深叫孤鴻傳書爲愬明光官雲翻
雨覆古來有不如堂堂金石守

送趙季清兼謝所惠詩

累珠貫冰絲耿光發沈淵二千八百字字字合管絃想攢
風前眉應聳雪後肩又言謫匡山五老煙霞鮮著書滿破
篋官穴鹽未煎少遲了上信別用綵繩聯

○送陳漫翁

笠澤老龜蒙蛹臥絲自裹君從蓮葉畔親領末後語憐我
未得聞獨繭授長緒因茲服英悟郁郁副奇許士於淪胥
中搏手架欄柱一瓦不漂零百世保風雨轉圜信無難滅
木猶有懼高翔要深泳厚積堪重負狂波浸三伏回壑萬
流阻旅情方夷猶霽色待舒吐樵峰濃黑散蓼岸微紅聚
進舟石門灘小泊看佳處

○送戴漢老

隱侯之郡成公宅辭流屈注回理窟前輩淵騫晚凋謝後
進由求蚤超絕聖朝論士皆公卿千乘何足留高名春風
無痕萬情化盡付雙溪舞雩下

孫祖佑解元世友堂

雀尋屋角穿燕繞簾櫳窺共賀新宇就生物欣有依含德
厚乃祖義完嗟利隳最憐常熟令檣韞不盡施溫恭化羣

從遜悌流深規一絲必同袍粒黍無異炊感零天上露潤
浹園中葵魚鱗雖芳鮮不如此菜肥涼風送佳音桂林自
生枝借子赤霄羽登君文石墀樸斲吁已勤龔密審所宜
諒爲前峰近長映客星垂

丁氏東嶼書房

朝納櫺上光千帙亂抽翻夜挑牕下明一字究本源舊師
蚤傳習新友晚聞見隣里疎聚頭江海勤會面勿愛好鳥
羽勿玩芳樹林書亦且置之獨自觀此心茫茫未生前寂
寂已死後萬變隨雲浮朗月住中殼何物粲陳列所從定
何時孔顏雖去遠聞道命如絲白屋無怨難朱門不驕易
每留先人樸不忝素士志鴈蕩襲長麓南北峙兩門委和
被多稼永祚延餘昆紅綠修岸容冰雪淨空界蕙轉蘭亦
回誰賦書房外

端午行

仙門諸水會流下瓦窰溝中有弔湘客西城南北樓旗翻
稻花風棹澁梅子雨夜邏無騷音絳紗蒙首去

虎長老修雙峰

九州大麓標山經早與天地同垂名雁蕩初傳晚唐世掩
抑衆嶽夸神靈豈非龍伯所播遷海水枯竭久乃成窮餓
石怪呈萬巧宛取物似羅千形陰湫陽嶺何恍惚紫光碧
燄長磨縈夜隨王喬玉簫發曉答矩那金磬清聞者未到
意已傾往往夢想驅風霆胡僧猶嫌憩寂寞便房曲檻頻
招迎強扶墜閣接雲漢卻補壞壁回丹青來車去馬謾孔
總亭主自住誰爲情

毛希元隱居廬山臥龍瀑

毛子罵吳曦蜀山眇孤墳五老急招聘延留如大賓龍分

自眠地蕙帳饒珠蟻巖花開恨晚谷鳥鳴先春弔古一沈
思千載多逸民登高一長望萬里皆積雲子勇書印麻憂
憤著彌綸曷不草露布從容靜風塵低頭汲澗曲煮豆其
爲薪沮溺上之恥昔賢終賤貧

○趙振文在城北廂兩月無日不游馬塍作歌美之請
知振文者同賦

馬塍東西花百里錦雲繡霧參差起長安大車喧廣陌問
以馬塍云未識醪醑縛籬金沙牆薜荔樓閣山茶房高花
何啻千金直著價不到宜深藏青鞋翩翩烏鶴袖巖勞引
首金蔣後隨園摘葉煎凍酥小分移牀獻春酒陳通苗傅
昔弄兵此地寂寞狐狸行聖人有道賁草木我輩栽花樂
太平知君已於茗水住盡日艣聲搖上渚無際滄波蓼自
分有情碧落鷗偏聚追逐風光天漫許拋擲身世人應怒
君不見南宮載寶回何如趙子穿花去

周純臣子去病淑慧而短折賦以哀之

周子百未遇有兒慰眼前敢誇材調別自喜稟賦全其守
過老蒼其行通變權共看成蚤歲何意天初年汝昔透胞
絡衝風著筋攣和丹和乳曠煨附加鹽煎所投烈藥盡始
獲奇疴痊隨和絕代寶氣命百分憐問汝今何之幻影來
無緣不許爺執捉壞滅同埃煙此悲信無益此愛倍難捐
不見趙幾道泣淚迸幽泉不見孟良甫叫吻聒穹天汝爺
自爲銘志欲金石傳兼求我詩去刻在墓門邊

○送盧簡夫

子昔葦間從我遊未曾一語相報酬文杏將非廟廊具澗
蘋況是王公羞子今歛往西湖上靈雨綵雲供筆仗深思
直道佐明君蟄雷震空天下聞

贈祈雨妙闍黎

雨慳水溢從季秋。倏忽春半河斷流。有僧了妙能禱祈。直云天闕非人求。朝誦呪夜安禪。十陰九暗來纖纖。呪光禪寂轉相發。潤澤徐乃通幽潛。我老拜請良獨難。香煙鬱薄重霄間。旁搜潭洞攬龍螭。鞭雷走電開天關。天意豈令一犁緩。人心正待百渠滿。補天不及人未知。禪心況寂嗟爾爲。

寄題朝宗新樓

昔時師友尙草創。憶子諸父勤磨礪。春臺自令車馬絕。桂樹未厭鈴旗重。侵雲切月絳一炬。擁坐排簷青幾峰。莫云空洞豈無物。讀徧五車江水東。

和汪提刑祈雨

感格誰如汪仲舉。步虛未了龍來語。會稽秦望都洗清。越人喚作提刑雨。我慙老情無精勤。累月喚龍龍不聞。水南早禾貪結實。一夕爛死爲泥塵。

蔡尙書挽詞二首

總角都鰲頭。老生甘伏膺。白首參豹尾。後出夸先登。東流看到海。北風忽成冰。茫茫落簷花。窮巷猶短檠。撥沙得黃金。百鍊寫光影。飛行日月上。瑩徹肝膽醒。空山慘馬鬣。何意重爲鑛。余哀不浪施。留寄長夜炯。

題處州翔峰閣

九盤在州中。萬山來四遠。納於牀第近。尋丈未爲褊。日光旣熙麗。風氣亦清展。悠然不離席。所得甚宏闡。隱峰招伏岫。騰躍俱赴眼。下視田中禾。藁粒猶可見。臨觀要親切。亦復貴眇緬。峽山絲線窄。嶽極瀛海眩。君看齊雲上。往往無際限。何當躡蓬萊。一汎五湖淺。

讀王德甫文卷因送省試

膏頭文之病。敖脚最所患。軒其奮勇果。塌復墮衰懦。伊人殆天力。卓地挺修幹。歛入巖雲幽。倏出星極爛。儼如姑射女。娣姒俱整粲。皎如珊瑚樹。塵垢拭杯案。昔夸新龍首。伏呂較蚤晏。又推舊菑川。耄老終佐漢。況今未六十。急用豈爲晚。行當奏苦疏。朗壓諸儒冠。

○王宗卿答春堂

春以喻母慈。慈深春不如。兒欲答母恩。恩重答無餘。華堂頓有雲嶺隔。夢裏分明與親劇。阿連進奉新批勅。翠裘黃簡緣兄得。朝騰巽章乞祠官。願身暮歸怡母顏。老農邀君勿輕去。萬紅千紫扶春住。兩田自種晴田收。好是天留答春處。

○送葉路分

猺啾獠唧聞鳴琴。十指如玉無哀音。應憐聽者未洗耳。衡山高兮湘水深。君今幅巾鵝鷺行。切勿著帶豨虎傍軟荷。刺少離棹短。折桐花多班露長。

○答李制置

鼓槌恨不投淮流。復傳侯摯能狡謀。西州臥龍出長算。朝汎清洛暮營丘。禹跡芒芒草萊遠。實邊正在耕耘滿。中庭雅歌自有節。豈效夷聲催煞袞。北平漸車淖不通。白檀可越時未同待。公刻就燕然頌。我亦嚴駕期無終。

○林叔和見訪道舊感歎因以爲贈

與子異州壤。取友四十年。狂心蚤探索。出語乾道前。向來朱建安。拊手笑淵源。小心承父昆。刻意晞回騫。不求壠斷登。有路直如絃。計其所不爲。敵富逾百千。眾駿跨險遠。獨鵠超眇綿。謂當共驂服。可以爭聯翩。誰知竟大謬。寸影孤

雲邊南省無姓名，俛眉自愁煎。家蔬僅掩豆，野蝗來蔽天。
過我城西隅，相視各華顛。寒菊已收花，枯井未回泉。人生
寓地上，蟻垤交折旋。中間較得失，區區等浮煙。喜君佳兒
姪，放筆追奔川。許身若臥龍，斬蛟透重淵。所虞氣力豪，未
受規矩鑄。過翁非止肖，奕世始稱賢。從今掩蓬華，同賦歸
來篇。

○上灘

篙師上灘時，面作石皤樣。及其進尺寸，乃在一偃仰。神禹
不到地，狂流終播蕩。逆順本天力，人謀不相讓。苦戰排三
軍，勢壓票姚將。身在亂石中，傾覆堪指掌。誰云荷天衢，鼠
徑斷還往。

五言律詩

○高宗皇帝挽詞二首

何止超前代，功隆道更尊。幾同造區夏，還復外乾坤。黃屋
堯年度，青山禹穴昏。遺民猶望幸，淚血灑中原。

河濟初開府，江淮晚視師。纘戎由子聖，永命獨天知。鶴唳
空虛警，雲生仗自移。厭代之夕，都下相傳有綵雲翔鶴之異。上哀何以稱卒

代繼周時

○孝宗皇帝挽詞二首

儉德加文景，雄才自武宣。道終遺萬乘，喪已盡三年。暫乞
狂胡命，常持復漢權。全將一孝字，高謚百王前。
昔年叨上殿，歎息動宸襟。豈不人思奮，其如天意深。帝王
猶遇合，南北限升沈。尙有登遐日，諸軍特賜金。

○吉州刺史蔡直之挽詞二首

頷閣號親貴，光宗始用儒。諒惟醫國手，果驗活人書。負郭
可稅駕，行田宜蹇驢。相看滿川月，無計遣長鬚。

能事實偉甚謙終猶罕聞忘身賓出日斂手避浮雲天欲
消胡運人誰靖楚氛未刊千字誅長掩一丘墳

陽復

陽復冰潛動雲衰日更明近傳新詔綍重起舊簪纓斗極
回東指軍容直北營龍蛇多變化旋日看超昇

送鄭丈赴建寧五首

過家鄉里敬將母士夫榮得失從人論行藏獨自明百年
中古少一笑萬金輕廉士吾何敢新茶可擷英

有志須身健關心在歲寒一時諸老盡多見大名難湖海
方連旱甌閩適少寬爲州人不乏千萬強加餐

清廟圖書寶熙朝雅頌音頻繁三節召在苒二毛侵衣飯
家纔足丘園意亦深臥聽牀下士時作武侯吟

海內言華萼功名動搢紳十年長隱吏一語必驚人酒量

新來減交情老更親公餘如促膝剩把古書陳

屏棄誠愚分牢愁更索居若逢知己問猶解課兒書地僻
門長閉年饑菜自鋤相望無一事不是故情疎

哭鄭丈四首

道義秦城重聲名冀馬空河汾談聖制鄒魯振儒風有學
堪經世無官可效忠浮雲公豈計吾道自憐窮

誰謂居今世無由見古人。事親曾閔上遊世葛懷民德盛
天爲侶慈薰物與春清風如尙想猶足洗囂塵

插架軸三萬撐腸卷五千京都通百郡溟渤匯羣川深淺
人隨汲東西意各便後生無復見媚學謾蹉蹉

憶在諸生列曾窺太史書泉蒙煩濬達槁質費吹嘘外宅
寧成相生芻早弔閭臨風兩行淚愁絕向輜車

何參政挽歌三首

退食勤稽古當朝動引經人心喜偏側國脈要勻亭二府
早聞政三孤晚告靈羔裘惜光彩不肯到頭廳
晞髮滄浪上灘聲近廣騷綠圍齊長柳紅糝半含桃欲寡
堪增壽閑多更養高佳哉鳳凰壠悲甚付烏號
宿昔叨殊眷尋常款直廬聽雞催謁駕立馬待紬書零落
誰存者追尋昨夢餘何曾嗔石介韓愈自狂疎

送陳糧料

萬里渥洼出行天絕比倫能參大關鍵莫用小精神鍾鼎
身雖貴簞瓢道未貧梅情兼雪意留住恰芳春

題費肅校書遺事

欲識隱居者當年費懿恭卻辭金馬直歸臥錫山峰兩詔
終不起一瓢長自從兒孫盡登第勿翦舊栽松

送鄧諫從制幹

援引亦未力聲名空復傳終攜太平策還上蜀江船帆色
挂曉月艣音穿夕煙滄浪不盡興收拾浣花邊

題柳山人壁二首

水北柳六一家傳擲卦靈秋清演漁曲春近著牛經掩肆
花竹秀排門柑橘馨應憐喜功者虛要峴山銘
我病屢移卜山人不面謾常言千日厄未許一朝安地上
庸醫滿天邊惡曜攢歸根與復命自笑此何難

致政通直錢公挽歌詞

蕭瑟梅花壠豪華不復還好兒須萬石廣厦剩千間盡與
詩書癖勿令紈綺攀傳家自翁始留筆紀池山

亡友項子謙兄挽歌詞

疇昔省君病小車隨酒壺心惺賞文句語蹇困暗鳴念子
堪垂泣纍然失壯圖唯應看幼子空手縛於菟

待制中書舍人陳公之亡以山宅須利既遷殯而未
葬也後五月乃克葬焉二首

可怕陰陽惡還驚日月過終成埋壁去不作坐禪留雨洗
一簞淨風翻千橘愁門前繫船檝宿鳥漫啁啾

嗟我與公同澹泊一生一死又淒涼經綸傳世止於此老
病著身行自當挂壁斷弦從別調拂天野水渡新航暮春
未有風雩伴且閤遺編住冢傍

○西山

對面吳橋港西山第一家有林皆橘樹無水不荷花竹下
晴垂釣松間雨試茶更瞻東挂綵空翠雜朝霞

看柑

窈窕隨塘曲酸甜在橘中所欣黃一半相逐樹無窮習啖
成真性悲歌記土風慙非美人贈採摘恣村童

○贈杜幼高

杜子五兄弟詞林俱上頭規模古樂府接續後春秋奇崛
令誰賞羈縲浪自愁故園如鏡水日日抱村流

待制湯公挽詞

縑藉知良玉壘鹽是大儒單傳合上相小卻但尙書蠹簡
同歸處遺簪任翳如西風好溪雨漲淚溼塗芻

吳參議挽歌詞

冉冉試百巧栖栖終一丘死期甘慟哭時事不勝憂貧只
藏書在恩將別業酬看君用意絕身後令名留

○沖佑大夫鮑公挽詞

幽人眇何在高閣鎖重關梅冷橋邊月菊殘籬外山可憐
清絕地長憶笑談間寂寞私鹽港漁樵自往還

○雪後思遠樓曉望

臘盡凍初合。風花江欲平。急從高處賞。已向歲前晴。莫與鬢爭白。試將身比清。樓頭接遠岫。歷歷正分明。

宿覺菴

宿覺口未謝。殘山今尚存。暫開雲外宅。不閉雨中門。麥熟僧常餓。茶枯客謾吞。荒涼自有趣。衰病遣誰言。

贈勝上人

近日能吟者。黃巖說勝師。語生兼老筆。體重帶幽姿。遺臘冰千筋。勾春柳一絲。方山最高頂。不擬到茅茨。

朱文昭母楊氏挽詞

文昭有賢母。白首教篇章。義並三遷峻。書成百卷長。古今歸石室。筆削紀萱堂。鹿擾烏馴處。森森宰樹蒼。

沖佑安撫郎中張公挽詞

誰憐張太守。思職更憂邊。濠水中間月。光山盡處天。人應

迷往事。我獨採遺編。莽莽乾坤裏。冥冥知想慨。然

縣尉林公挽詞

恨取一官晚。公人未展衙。空傳讀書苦。留與後生誇。有子聯三俊。成名王兩家。會須酬貴骨。野燎報宣麻。

陳侍郎挽詞

生死悲懽地。長嗟付短吟。北門晨鵲趁。西甸晚鴉尋。三品官名重。千年墓色新。廣東正思憶。淚激海潮音。

太令人胡氏挽詞

已刻溪西誌。潛然淚滿祛。軻喪嫌後侈。參養要前餘。甫里送錦纜。館頭迎布車。爲題楓葉往。蟲籀不成書。

題張提舉園

竹外萬雲合。荷心一雁來。若無歌舞鬧。應有鬼神猜。野岸鋤難遍。幽根煖易栽。前山未放入。好閣更南開。

送謝希孟

白頭趨幕府早已負平生未放鵬舒翼應煩驥斂程驛梅
催凍蘂枕雨送春聲爲語常平使開懷待子荆

送周子靜

地深湘渚浪天遠桂陽城故里楸花別諸生柳絮迎一夔
開跡後六舞待時行子自調新律吾哀閱舊聲

林處士挽詞

尙平接馬弟髣髴記前身海闊元隨浪山高別領春難招
古渡外空老夕陽濱順性無生滅君應了正因

錢知縣挽詞

送子三爲邑十年嗟往來誰言債難了不與命同回卓魯
終留愛龔黃豈蔽材雲愁旦暮雪雪打又添哀

送潘景參

久自知潘令經曾薦禰衡居慚薄氣力何以助聲名松柏
非無歲鹽梅會有羹又從沙際別把酒候潮生

贈徐靈淵

歐虞兼褚薛事遠跡爲塵今日觀來翰如親見古人盡歸
巖號令富有活精神碑板荒唐久盪看走四鄰

戴肖望挽詞

巖巖蕭太傅審審鄭尙書可惜流光晚翻無急詔除交情
梅蘂盡哀意柳芽疎只有安江滿長涵夜月虛

老失平生友悲尋路轉迷水肥應返釣田瘦合歸犁草與
地蕭瑟雲垂天慘淒無因再商畧短日送寒鷄

徐靈淵挽詞

自卜西南宅始聞幽賞多山供映門樹水獻捲簾荷近局
碁頻賭隣筍酒屢歌誰云祕此樂拋擲與流梭

包顛叟挽詞二首

風沙江上宅，斥鹵望中村。密竹元遮徑，崇蘭早映門。笑談看磊落，材力可騰掀。誰復知心事，滄波霧雨昏。

養志諸郎事，專經永夜殘。雖云綠衫易，更覺綵衣難。客散碁匱閉，庭虛酒盞乾。無言慰孤苦，持此問漫漫。

林敬之挽詞

雜遝新河市，酸寒處士廬。甘辭魯穆饋，獨著孟軻書。籬壞從兒補，禾荒付客鋤。永嘉新有志，莫遣姓名疎。

王運使挽詞

種虜昔逾塞，三邊各受師。共傳君善守，能護國西陲。卿秩恩雖早，郎班詔已遲。須將未盡賞，酬折在豐碑。

薛子舒罷官久無所授端明得謝始換承務郎

男子行藏地，自求難問天。空多賈誼學，突過馬周年。願改

京官後，常趨黼展前。太平如致了，別造會昌船。

贈呂縣丞

自得長官後，邑人詩轉工。批書月屢滿，覓薦歲常空。柳已如藍碧，桃元勝錦紅。終歸剡溪上，舉棹謝東風。

詹魯山解元以壽母求詩

九十人稀有，追懽盡橐金。猶嫌兒舞拙，不怕酒行深。寄鮓未垂訓，設鷄先賞音。維舟橘花晚，霧雨暝前林。

贈蔡茂材貫之子與

蔡家五千卷，藏向石菴中。講誦今幾日，飄零隨隕風。隔垣孤響度，別井暗泉通。安得無爻象，與將吾道東。

余知府挽詞二首

壽者福之首，中兼典郡來。聖知天上事，磨盡世間材。此際靈龜往，何方化鶴回。所親都不恨，有識自興哀。

憐我抱空意鬢間饒白絲已從真率集那復少年時柳糝
春前葉松鏤雪後枝建炎無故老難話省方悲

趙知縣挽詞

僧館經年學書籤盡日抽空聞割鷄笑不見化鳧留瘴月
曉還落蠻雲冷未收西華夜來雨淨洗一生愁

趙清叔挽詞

昔我共筆硯知君賢弟昆門邀百客醉囊諱一金存忽與
鐘聲盡長悲磬色昏多年趙家府銷滅惠王孫

贈聽聲歐陽承務

無心立臧否有術驗榮哀舉世聲中動浮生骨帶來彈輕
知福地歎小應靈臺笑我老何及是身惟死灰

送包通判兼寄滕季度

風雨逍遙地衙排印籠新鈿車分路闊寶瑟聽歌頻燈市

曉侵月花田晚占春却過張翰宅方信有閑人

趙尙書挽詞二首

材業將時偶聲名鬪寵新文昌留不住大尹政通神力說
和戎好從撩相國嗔春花插秋鬢還得自由身

江北江南曲吟高許和同相迎黃篋浪失笑白蘋風老病
猶貪活漂零各隕空長懷洞庭橘買宅傍牆東

周宗夷東山堂

城嶂標辰極誰家特有山偏憐東崦好只對北堂閑動石
低簷住流鶯拂檻還仙關鎖瓊海幽夢或時攀

丘安人挽詩

左司遺事遠介婦古風存業廣添新宅儒多起舊門真亭
留壽影雲物護山原我欲攀車別衰殘阻故園

題郭希呂劉詠道游雁蕩詩後

隱劉甘隱淪老郭亦離羣。自鎖魚亭月同穿。雁蕩雲排峰
造龍質懸水迸簾紋。百種聚奇怪從君。句裏分。

送戴宣子

爲愛千竿玉垂陰。似古城弟兄俱挺立。文獻各標名。握粟
親年晚。浮家越浪輕。相期早得意。還伴此君清。

題仰孝廉事實後

孝子久傳名。誠通物表靈。當年虎失猛。此日竹還青。墓墾
無留菽。庭荒枕舊廳。惟存古題誌。寶惜勝如經。

贈盧次夔

家住東郊深。能詩人共尋。冰梭間道錦。玉軫斷文琴。城漏
宵添滴。牕花晝減陰。新涼白頭句。清甚費悲吟。

送趙幾道邵武司戶

無灘秋水平。有句官曹清。楊柳欲落盡。菊花愁晚生。書多

前益智。文古後垂名。功到闢深處。天教勤苦成。

常德郎中林公挽詞

結佩聲名遠。懷沙興託深。惜無長綆繫。終使夕陽沈。蘭省
空頻召。桃源不再尋。雖傷有北毀。難減是南金。

贈鄭秀才

文苦意尤切。色低聲轉微。三生住淺土。一竈阻深歸。藝圃
筆鋒掃。侯門塵柄揮。何慚素車集。回繞絳旌飛。

贈李秀才順之

怒漲爭茅竹。安流節斗門。行苗存水則。縮板護河源。士李
昔陳義。守奚能聽言。便當生廟食。禾熟賽鷄豚。

送侯居父

宅古竹陰晚。書殘燈焰稀。深知靜者趣。轉益宦情微。別殿
行催甲。休工坐掩扉。御前清切地。重得薦皇闈。

贈高竹有外姪

娶女已爲客參翁又別行相隨小書卷開讀短燈檠野影
晨迷樹天文夜照城須將遠遊什題寄老夫評

贈夏肯甫

自識賢尊熟常將遠到期忽傳千古信虛抱一生疑恨菊
來何久愁梅去轉遲應留起春蟄詞落未堪悲

趙知府母齊安郡太夫人挽詩

生死已無憾杭人休淚傾惟留不盡德常動故鄉情霜淨
水方落風高山轉清閑思與令子幕府再同盟

沈氏書堂

應與石渠並又疑金匱存曬書天象切浴硯海光翻我老
行罷讀君材重細論猶言無一字大道始歸根

薛子舒墓

悒悒西門路樵歌占晚雲燐迷王弼宅蒿長孟郊墳少病
憐醫錯題書與父分又言重把筆兼欲使余聞

項君先有幽興堂其子木卽以名菴

平生意外事身後有誰知魄靜雲稀出神游月共移春茶
翠旗展霜荔錦擔垂更欲添幽興惟消桂幾枝

施翔父掌教長沙

著蔡羲前識簫韶舜後音追回賈誼貶喚起屈原沈湘水
汀煙闊梅花署雪深余行陳迹久因子一微吟

送劉幾道惠安尉

少年嘗苦節從我北城隈麗日明文苑繁星讓斗魁垂垂
綠綬晚冉冉白絲催更莫游仙去鯨波奏凱回

送陳約甫知永豐

四十未朝蹟三經縮縣章嫁頻知子熟醫老悟身嘗菊趁

行時色梅催到日香還欣肺氣減中熱變爲涼

王祕監令人挽詩

頗憶朝除禪俄驚夜徹帷自堪從子住何用與夫歸起隧
新藤苗重舉宿茵排通家只今盡老淚逐風揮

奉送周知錄木叔祕監其舅也

謝傳悵何遠羊甥良自嘉帝鄉沈迹顯囹戶眾縲誇釣冷
客星雪林疎處士花衰年怕分手閑發岸頭沙

葉路分居思堂

葉媪開新學同人飯野蔬明經傳一相考古付三餘苔色
迷青簡蟲文蝕素書君能葺遺址堂宇勝於初
苦說諸梁後簪纓富遠孫白袍雖屢捷黃榜未霑恩
淡沱磨冰硯蕭條倚帳門嗟余忝宗末老病不堪論

葉文翁再薦不中第駐兵永嘉暇日必從予游博聞善

論而恂恂眾人中無異寒士初衛國夫人黃氏君之五
世妣丞相顯高祖也少而嫠居建義學以教後進丞相
既貴以爲夫人之報焉君因義學故基作居思堂請予
賦之嘉定十四年六月

王通判挽詩

祖德風規近詩流句法超已多山邑政恰少省郎招旅館
身俱寂傳家道未消長令漢楊震名逐左原標

林簽判挽詩

作邑有何好利民翻害身怕回湘水月驚失象臺春墓草
已多碧園花空復新更嫌鶯自語幽憤不勝陳

送張知錄

門闕飛龍後家聲入館前身饒太常第客欠廣文瓊流落
無先譽遭逢有宿緣炎洲路多少謾數去鴻邊

○次韻喻叔奇九日

遶湖秋色去茫茫塔立峯端表自強因上岵巽覽吳越遂
從開闢數羲皇暖風駐帽嚴公會早閨勾花絆客觴閑卻
陶潛玩幽獨可憐車馬共誰忙

○中洲處士折梅花并新語爲贈率易鄙句爲謝

中洲之中十樹梅蟠枝著地照蒿萊卽非無主憑誰伴自
不衝寒要早開午蝶只隨游子意暮笳難寫遯夫哀幽懷
寂寂天應笑插向歸帆雪滿桅

○送劉德修時在京口

日日秋風江倒回江邊執手重悠哉兩山只欲當中住一
舸還應卻下來說與蛟龍息豪怒亦令鷗鷺少嫌猜吳頭
楚尾何時極黏就前詩併展開

○送范文叔知彭州

君今結京歸何勇我獨棲遲去不能江水入冬猶浩蕩風
帆逼歲合騫騰相逢論事信徒爾清坐矢心嗟未曾想得
彭州退公後夜窻重整照書燈

○送潘德久

每攜瘦竹身長隱忽引文藤令頗嚴聞道將軍如卻縠不
妨幕府有陶潛江當闊處水新漲看到極頭花倍添未有
羽書吟自好全提白下入詩匳

○樓參政挽詞

外補何多只近州却於中禁贖淹留晚參國論非無樂苦
說時難更有愁天下知心古來少人間此夢覺應休自嗟
不識鄞江路清淚因公寄海流

無相寺道中

傍水人家柳十餘靠山亭子菊千株竹鷄露啄堪幽伴蘆

蕞風乾待歲除。與僕抱樵趨絕澗。隨僧尋磬禮精廬。不知
身外誰爲主。更覺求名計轉疎。

趙路分挽詞

平生王孫忘太康。承家孝友更溫良。鴻冥鵠舉須言命。桂
死蘭摧不斷香。古有失時堪恨惜。從今虧處取酬償。佳城
況遇朱公子。大旆高牙屬令郎。

陳益謙挽詞

余與益謙居相望。疇昔雅相揖而已。益謙死其子以書
求哀挽言。君之材與學皆余所未知也。訊之王成叟。信
然乃爲作此詩。

舍南巷北水同流。稻菽參差各自謀。不料多材能轉物。更
憐無地與伸頭。蛛絲委架詩書愠。鷺羽空陂菡萏愁。好在
夜深明月滿。人間地下兩悠悠。

應於言下新

日抄六六摘味上賦云此詩言
益謙不諱于西曾係本詞不
乃已爲作詩

寄呂巽伯換酒亭

琅琊初址未完牢。猶倚虛名用我曹。自可全將醒前了。何
因偏向醉中逃。艱危未肯當時共。誕逸空傳後代高。還有
遠孫留墓側。繞亭寒葉夜騷騷。

併工

併工催作趁春前。又值春歸一莞然。新筍頓能長數尺。晚
花寬與待明年。回廊寂寂爲苔地。後塔陰陰造雨天。坐睡
不驚還自覺。鬢鬢將老到衰邊。

菊花開送徐靈淵

白頭幾度逢重九。方是今年種菊花。衰病自憐何處看。馨
香聊向小園誇。討論搖落生光怪。暖熱風霜與麗華。正好
行吟君已去。別移秋色付誰家。

次韻韓仲止

塞戶低眠畏北風。詩來喚起自江東。林迷久已隨牲鹿。磐
止何曾有漸鴻。常日錐刀希楚富。千年鉛槧諱丘窮。莫將
新意翻碁局。一等成虧付國工。

齊國太夫人挽詞

風樹秋悲乞暫閑。壽星宵隕幾時還。子同房杜經綸地。夫
在荀陳伯仲間。恩重七封開表海。行高三美勒名山。猶言
未足平生養。看卽元臺恨莫攀。

安撫待制侍郎徐公挽詞二首

玉質金章映海濱。養成天德異凡倫。曾顏窈眇關前聖。管
葛粗疎付後人。惆悵窮途三乞癸。吁嗟厄歲再逢寅。送公
何物堪將去。留在埋銘石色新。
飲冰那得不醒然。北看成南醜。又妍建策須爲萬世慮。孤
忠亦有一身全。星文忍向生前墜。夢事方從死日傳。莫指

鳴山歸路熟。青林黃葉度年年。

許相公挽詞二首

容成堂上光華別。謝客巖前意象閑。身到三台良未滿。年
添九老定誰慳。高期落落塵囂外。苦論喧喧醉夢間。我欲
爲公深著語。桂林芝樹不同刪。

行露空多曉色催。夜香燒斷作飛埃。松江鱸好憑誰憶。金
谷花濃只自開。玉女雲中應盡去。仙人霧裏更重來。千年
一判禁銷得。涕掩寒塘錯莫回。

送丁子齊主簿

明經六十未收科。自取南宮計若何。來歲須將一戰霸。浮
家今厭百程過。預愁菊蕊行中破。還喜梅花到後多。從古
功名致身早。誤隨陶令晚蹉跎。

丁少明挽詩

枕冷秋山不記年。時時逸想醉看天。吟成絕妙驚人句。散盡麤浮使鬼錢。萬卉有情風暖後。一筇無伴月明邊。新來王子碑能說。筆意堪將此共傳。

○宋仲方遊吳袖文索詩爲別

九曲絃歌滿巷傳。儒林聲價有誰先。昔憐少學隨翁久。今喜新文信汝賢。刪後畫前元未聖。南花北葉定誰妍。終期猛進一篙力。透過龍門急水船。

○毛密夫挽詞

我昔髫年侍此翁。自甘窮僻古人同。道修白業曾先悟。官近青雲却未通。庭長嫩蜩新戲雨。徑存衰柳舊搖風。世間榮落私情盡。留得清名是至公。

○直院中書莫公歿往哀痛不能成文。輒留小詩。靈几并致鱸魚金柑爲奠。

閣老今無地上身。黃麻紫誥兩沈淪。虛懸東嶺來時月。難挽西山去後春。試割冰鱸猶脆薄。重飡野橘尙甘辛。最憐趙子同心事。相看題封淚染茵。

薛君季常挽詞

汨羅謾隕離騷經。伊洛源流今更清。自別三年無信息。忽驚一日有銘旌。乾坤未放虛空壞。蠻貊猶須事業成。桂樹團圓半丘土。春風還許爲君榮。

○題彭澤縣尉廳林壑之勝

彭澤西山天祕惜。淵明未敢發幽緘。始從石尉兼王尉。洗出前巖到後巖。也只暫時供步履。可能終老卸朝衫。應須卻誦歸來句。重把家園草自芟。

送趙提幹

與君中外情偏厚。嗟我龍鍾志已摧。豈有尋常墮泥滓。不

教宛轉助風雷花枝買笑前村趁柳帶牽情別浦催細雨
酒亭東望處應將新語寄潮回

賀縣尉

端麗還有北人風大雅元非楚士同此日深探應徹底他
時直上定摩空離家杳杳百灘外過我昏昏三伏中籬破
屋荒無路入荷花招手席門東

送曹潛夫

東南作闕歎年徂遠遠參司到蜀都元帥幕中須受辟生
羌界上也分符閑吟杜甫詩千字時載揚雄酒一壺只我
衰殘望君切杜鵑聲裏認歸塗

謝李參政因送曹瀘州寄簡

大厦元須獨木枝李公補處屬良時千年立國唐虞上一
念勤民禹稷思恨昔寡聞空自誤況今消盡有誰知雙鳧

雙鴈蕭蕭影孤嶼亭邊正著藜

贈李秀才肖舒

帆來帆去海中山自笑臞仙歲月閑忽值巡遊防豕突也
叨扈從識龍顏寺傳弓劔烟嵐外門掩詩書浪泊間待得
諸孫上金榜九重高拱報堯班

郭伯山挽詞

兄弟窮經各一時百年義塾尙留炊講燈常照鶴窺坐壇
杏半紅猿揀枝未奏邊功明主惜將成京秩故人悲挽君
已老應先盡安得埋銘更後垂

題王叔範自耕園

自耕不要從人得知在盧南第幾街吳地于今說佳麗浙
人自昔巧安排包容花竹春留巷謝遣蒲荷雪滿涯心想
新園名字出故時臺館半沈埋

福國太夫人陳氏挽詩

曾經天語贊華簪。應是忠多報獨深。寂寂孤鸞羞鑑影。輝輝雙鳳失梧陰。沖心自與家規競。空性都無世網侵。聞說埋銘親付祝。照碑斜日下寒林。

送郭黃中

鴈山削玉上青雲。仙侶常遊遣俗紛。飛鳥可無能少駐。洞簫何幸復親聞。看承下戶恩尤重。賓禮高賢意自欣。忽憶門西貧士宅。蟄雷繞甌黍初饋。

劉孺人挽詩

嗚嗚當年女手縫。一家從此更雍雍。性安於善行無迹。兒自爲銘筆有蹤。聞說湖清見龍首。還疑墓長幕雲峰。哀情變化何終極。留澤凌霄絳遶松。

張提舉挽詞

令祖親扶日。馭升孫。今喜復似翁。清恩波再入淮流。滿信節初傳。嶺外名夏木。千重添野趣。秋風三疊寄幽情。長年慣唱漁家曲。難聽茲晨薤露聲。

薛端明挽詩二首

可但補闕名官日。不逢引裾強諫時。上朝有疏天常納。下殿無行誰獨疑。論道何如出綸晚。督軍頗嘆封侯遲。凌烟畫手今寂寞。荳蔻林高荔子垂。

冰稼初融闕月沈。英豪四坐地爐深。爭看塵尾頻揮處。難了朱絃未盡音。怪我輕談當世事。知公默會古人心。空山穩對梅花宿。錯向林逋墓裏尋。

送林子高

老我追隨亦賸人。研軒標格久成塵。意先遠水常趨海。節與修篁自作筠。諫苑舊知欣有信。漆坊新隱嘆無鄰。梅花

應待行時發野岸山房探得春

○塔頭林君挽詩

之河繞浦各紆縈結束樓臺穩更清全與好人修實地任
教流俗趁虛名兒應自了書林債淚苦還滋墓柏榮今歲
田荒望周急鄉村憶著倍關情

題劉潛夫詩什併以將行

寄來南嶽第三臺穿盡遺珠簇盡花幾度驚教祝融泣一
齊傳與尉佗誇龍鳴自滿空中韻鳳味都無巧後哇庾信
不留何遜往評君應得當行家

送宋知錄

與子比鄰計未疎河梁新駕月明初老人輕作三年別強
記難忘一覽餘節相喜材添局務寺丞引類借朝裾只愁
戀著衙樓好回厭家山道不如

和王宗卿白兔詩

鴉帶初陽照廣津兔隨斜月滿虧輪瑞登韓筆名尤重喜
動歐吟事轉神不道奇毛妒霜雪應知雅意合松椿龜年
鶴歲猶嫌少獻與尊堂別紀春

○李處士挽詩

憶吟詩句與君兒曾說高宗涕自揮兩地兵休重富樂百
年家活共輕肥多留螢火明書案閑著漁蓑傍釣磯身內
已無塵土僻霜阡雪塢送將歸

○衢州雜興二首

玉研朱弓不可尋暖風催綠麥成陰越山行盡見平野江
上水流無逝音地跨京師都邑壯俗兼吳楚智謀深詔書
寬大邦人誦知有賢侯緩轡臨

樊梅野雪掃成泥桃李紛紛照舊蹊行子束書輕駟馬主

人炊葍候鳴鷄百年囹圄荒蓬藿萬里耕桑接町畦堪笑
腐儒何用此只今飄轉楚江西

七言絕詩

題閩才元喜雪堂

東來十月黃塵滿霰點霜花總未堪恰是使君誠意足帶
將臘雪赴荆南

平壓龍山五尺危墮鳶何處避陰威漸令融罷春泥軟麥
浪黏天燕子飛

簷角低隈小凭欄霏霏只合對高寒他年認得名堂意不
作銷金煖帳看

除夜元日連登烟霏樓

巖巒寬去靈虬寺水竹低橫處士園此是蘄州無比好亦
如澗下好山川

摧荷禿柳不勝春脈脈荒隄數過人我若有材能速化應
將地巧答天真

元夕立春喜晴於是郡人久不出矣

膏火無光已累年歡娛少味是窮邊強吹簫鼓迎烏帽勾
引遊人近酒前

十夜茅簷宿凍雲商量送臘又迎春併將束葦熏天焰回
得陽和捧日輪

艾褐家紬闊闊裁抱孫攜子看燈來餘甘暫棄從教覓莫
鬪機心漫自猜

岷江愁二首挽陳持中知府郎中嫂恭人

岷江諸峯如獻酬岷江潭頭紺碧流不愁水生勸人去只
愁人死送山休

誰家雙旆揚春波黑頭中郎宰相科有兒有女後應好同

穴同時今奈何

劉高士自畫琴橫膝前對雲起求詩

試向遮巖擁壑時弄絃調軫按前徽未須寫就多情曲饒與閑雲自在飛

○水心卽事六首兼謝吳民表宣義

生薑門外山如染山水娛人歲月長淨社傾城同禊飲法明闔郭共燒香

我久無家今謾歸賣田買宅事交違填高幫闊爲深費柱小簷低可厚非

雖有蓮荷浸屋東暑煩睡過一陂紅秋來人意稍蘇醒似惜霜前零亂風

拒霜旋插花疎疎甘菊新移日曬枯花草只今如此在幾時寫作會昌圖

聽唱三更囉裏論白旁單漿水心村潮回再入家家浦月上還當處處門

吳翁肥遯逾七十木老芝荒手自鋤惠我篇章成錦字西鄰得伴亦堪書

○詩悼路鈴舍人德久潘公

詩人冥漠去何許花鳥相寬不作愁耆舊只今新語少九原喚起韋蘇州

風騷閩域自難親隨世聲名未必真更遠更疎應不在山謠水語記精神

憶昔論詩不自鑄上規雅頌復誰先此絃合爲何人絕重撫遺編一概然

柯君振相別三十餘年爲言親喪不能舉請賦此詩庶幾有哀之者

土淺難藏夢裏身。春花秋草幾悲辛。無人爲買南山麓。月
戶風櫺作好隣。

橘枝詞三首記永嘉風土

蜜滿房中金作皮。人家短日挂疎籬。判霜翦露裝船去。不
唱楊枝唱橘枝。

琥珀銀紅未是醇。私酤官賣各生春。只消一盞能和氣。切
莫多盃自害身。

鶴袖貂鞋巾閃鴉。吹簫打鼓趁年華。行春以東崢水北。不
妨歡樂早還家。

贈口道人

赤脚蓬頭古觀旁。沈迷人海意茫茫。公卿見了無奇特。更
說長生別有方。

過葉威仲不值

菊苗新擢馬蘭叢。柳老吹花拂掠空。聞說先生過山去。釣
絲無主繫東風。

余泛舟不能具舫。創爲隆蓬。加牖戶焉。

雖然一槳匆匆去。也要身寬對好山。新拗蓬牕高似屋。諸
峯獻狀住中間。

鋤荒

鋤荒培薄寺東隈。一種風光百樣栽。誰妒眼中無俗物。前
花開徧後花開。

送朱相士朱文昭族孫云得劉碧雲相法

南蕩書林長砌蘿。碧雲鞋底曬庭莎。從今湖海須行徧。眼
法雖親要看多。

潛經閣

當日先生住一軒。手抄六籍自忘言。至今遺墨如新寫。付

與樓居四世孫

題施紙被蔡宣義所藏孫太守褒諭帖

乞子齟齬暖凍軀押衙得得奉親書孫公已去蔡公死近
日鄉人嘆不如

劉氏女自誓爲尼憐其操者幸助成之

漢上洪波不可親夔州華髮自嫌貧世間浮想如枯蠟還
向虛空嫁此身

送蔡學正

鍊盡剛成與物和崢嶸夜氣合清磨好溪新漲連天綠近
晚無風亦不波

奉酬般若長老

簡師詩語特驚人六反掀騰不動身說與東家小兒女塗
紅染綠未禁春

營師常秉燭爲人說氣色戲成此絕

曙色熹微已出門擘浮熱眼相旁人不如睡足朦朧起留
得沈光看本身

衆議留李師煉丹既而不果

火養經年汞未收病身還向急時求道人別覓安爐地今
夜潮平下館頭

下僊看梅

背人遠住奚師塢何意追尋特特來更要明年此時節溪
翁相喚不相猜

隨山的的五千樹慚愧識花人姓施說似龍形都不肯昨
朝新見水沈枝

對讀文選杜詩成四絕句

一從屈原離騷賦便至杜甫短長吟千載中間多作者誰

於海嶽算高深。
絕疑此老性坦率。無那評文兼世情。若比乃翁增上慢。諸賢何得更垂名。
江淹雜體意不淺。合彩和音列眾珍。揀出陶潛許前輩。添來庾信是新人。
草堂四松看摩空。灤西千果交青紅。似須隱約住蜀道。可惜奔波離峽中。

題學海樓

夜誦都忘浪枕喧。爾家江月舊樓存。新來轉使朝宗近。月送風帆到海門。

張總幹挽詩

長年官食旅邊州。當路知音不自由。薦墨雖圓人已寂。半輪斜月返新丘。

翁常之挽詩

晉畫唐吟老愈奇。堪嗟動轉是風機。幸能栩栩形中去。何不遽遽夢裏歸。
秀峯插天下。回溪曾送郴州路。久迷更欲扶衰爲。公往葛陂龍化的。盧嘶。

陳待制挽詩

喚作成虧總雪消。等閑好惡任風飄。齊侯自要乘千駟。顏子何妨飲一瓢。
已報西川落那邊。倒盃索賭計茫然。也知漢北餽糧聚。能使江東保障全。

昔年行住偶相同。捨策追羊徑未通。只麼空歸在何處。一竿紅日海門東。

世事從來半局碁。夜眠還有不應時。峙巖橋畔船辭柁。冷

水觀邊花發枝

送鮑賓甫

近年詩友東西去贈子驪駒媿不多古柳渡頭音調別滄浪聞處夜深歌

請惟耿住水陸院

宰官不管僧閑事北秀南能總未親說似隨緣耿長老這回住院且由身

讀葉子元詩題其後

心閑誤比游絲轉境勝空疑濁燄流我亦輸君聞早覺醉吟都與句中收

送別李毅高宣教

堪嘆媧皇六葉孫直將豪武蓋諸昆黃金散盡身如寄閑管春風白下門

送黃巖二陳秀才

一雙璞玉稟天和遠向東州就琢磨待得永無痕鏝相莫言功用不須多

建會昌橋

十里滄浪絕岸遙幽人行處有誰招幸無車馬妨來往買斷寒蔬取意挑

蔡良甫觀頤堂

觀頤有二義士窮在下安分內足而不希非意之獲斂躬退守而不顧因人之榮所謂觀其自養也蔡君近之不多花卉春長在粗有田園歲自豐爲問靈龜千歲訣此中風味許誰同

章仙姑

柏水爲糧自療飢春江千里正逶迤應知偃鼠歸休地不

在神龍起整時

小句送陳粹甫知錄

蕩裏舟輕指外沙，夾溪蒼筍正催花。南風借與迎親便，未離家時已到家。

送孫子淵潭州司理

我住瀟湘獄自清，囚衫蟲蠹雨飄零。如今三院更幽寂，閉戶勘書花滿廳。

郭宰為鄭全真歿買田以贍其後

鄭生在日常無食，身後恓惶。又可知郭象有緣，天付與新租。滿碓不言飢。

贈通川詩僧肇書記

海闊淮深萬里通，吟情浩蕩逐春風。却尋斗水龍湫住，裁剪雲煙字字工。

贈瑞鹿瑩老化緣鑄鐘

寺寺薺花院院鐘，誰人肯顧此山中。待看窈窕廊陰裏，攏袖疎槌答遠風。

寄題葉路分與君樓。如今若肯從徵召，總把三峯乞與君。太宗賜陳希夷詩也。

封侯無例乞名山，只許幽人獨占閑。若會當時與君意，林泉合在市朝間。

直南正竦三奇峯，更著東西紫翠中。面面欄干太親切，要看煙雨澹空濛。

寄題駱子高解元蝸室

須知兩角怒蛙升，即是千尋綵鳳鳴。滄海定知伸縮處，君看黃潦漫虧盈。

薛嚴州挽詞

瘴雨蠻煙盡掃清。釣臺方軌淨無藤。堪憐獨立滄江上。不許朱轡更一登。

送胡彥思

秋早兼春處處祈。微茫欲雨又還非。汝行恰值此時別。不到爲霖不肯歸。

贈蔣知縣

穩絆芒鞋盡室行。何曾遣吏向前迎。存齋盡問深深意。只此能存不用名。

紙貴應誇作賦奇。無牛也復詠周詩。長官况自清如水。說與邦人共展眉。

贈孫十五道人

將軍橋畔女仙家。年與鍾馗宴與花。欲度世人無妙訣。睡長留日住簷牙。

送王宗卿

米多糠少賀豐登。蓮吐雙花麥五莖。別有到家呈瑞處。繞籬黃菊向人明。

久違曾閱膝前勞。翻得羹黃意外褒。但使親年多過百人。間一品未爲高。

題方武成詩卷

聞說莆中方左鉞。年登二十便長吟。鬼神送與天成句。不道思多嘔出心。

自古詩人高遠處。看君涉步邁前峯。謾呼賈島爲同社。莫遣陶潛是別宗。

送惠縣丞歸陽羨

二嶺描成翠骨堆。一川罨畫繡徘徊。三年塵土無人識。山水虛閑與喚回。

我在水心南岸村尋常風景不堪論等於天壤中間住草
醉花迷共記存

送呂子陽二絕

七峯斜轉斗光寒千仞飛來雁影寬生怕被君題寫盡更
留風景後來看
好花移買自嫌貧浪蕊空多未許春放出江邊無數橘半
黃半綠惱騷人

徐師屋廣行家集定價三百

徐照名齊賈浪仙未多詩卷少人看惜錢嫌貴不催買忽
到雞林要倍難

薛景石兄弟問詩於徐道暉請使行質以子錢畀之
彈丸舊是吟邊物珠走錢流義自通認得徐家生活句新
來欄典諱詩窮

渡浙江

晚霞銷盡月明鈎萬頃無風一水浮長怕舟師深擊楫自
令洄洑起中流

遊衢州府園

破疑菴裏押衙石塵外堂中急就章猶有春風爲披拂看
人歌舞過殘陽

再過雲菴

寥寥夜角難禁夜滑滑山鷄只記昏風景不隨人老大蒼
松無語對修筠

次王道夫舟中韻三首

鸚鵡收聲避鷓鴣田家蠶麥已知秋西湖風物無人共時
有跳魚入過舟

囊弓聽樂心肝盡拔劔論功目眚豪鳴鳥不聞千仞遠搏

風鷹隼頓能高。

舊讀愷歌追小雅。近看羽檄過西京。中興文字須公等。容我春山帶犢耕。

○因在秀州寄王道夫詩三首

袞袞紅塵五月留。來時落木不勝秋。只今春事濃如許。萬里滄浪又一舟。

魚龍遠避水光浮。草木怒長山意豪。獨立和風清宿酒。晚雲收盡月痕高。

潘君狂甚詩能古。葉子文高世莫驚。何處有田求二頃。向來三月決歸耕。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八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九

記

○白石淨慧院經藏記

樂清之山東則鴈蕩西則白石舟行至上水陸見巨石冠於崖首勢甚壯偉去之尚數十里外險絕有奇致其山麓漫平深泉衍流多香草大木陸地尤美居之者黃錢二家累世不貧以文義自篤爲秀士北山有小學舍余少所講習之地也常沿流上下讀書以忘日月間亦從黃氏父子漁釣島嶼縈錯可游者十數有楊翁者善種花余或來翫其花必大喜延請無倦間又游於其所謂淨慧院者院僧擇饒善詩義充從岳文捷皆黃氏子終老不出戶而從岳又以其兄子仲參爲子余時雖尙少見其能侃然自得於山谷之間未嘗不歎其風俗之淳而記其泉石之美旣去

而不能忘也。蓋天下之俗，往往皆如是，使爲上者知冒之，以道而不以偏駁之政亂之，則以余所聞於古人之治，何不可致之有哉！他日，仲參忽來謁余，敘其所以爲別者，蓋已十五六年矣。問其舊人，則擇饒義充、從岳文捷，皆死矣。其他老人多無在者，楊翁者亦已死，而草木衰謝，不復可識。因相對感愴久之，問其院之興廢，則曰：門廡殿堂庫，溜之室，昔以毀而缺者，今粗具，獨轉經藏屋，廬閣麗像，設精嚴，殆爲一院之極。此今之所創，而昔之所無也。於是仲參請曰：此經藏者，先人以垂死之言命余，輟其學而爲之者也。雖不敢有其勞，亦無廢於先人之命。以公昔之所嘗游，而今問之之悉也。盍爲我記焉。余既嘉其以成先志爲孝，而重其申故舊之請，且因可以記余之所不忘者，故不得辭。問其院之始末，則曰：始建於唐之龍紀，爲廣教集雲，而

今名淨慧者，大中祥符之所錫也。其在政和嘗易爲道士之觀，而後還爲院。旣還，而睦州盜起，焚於宣和之三年。而洧熙三年十一月朔，則此藏之始建也。八年十一月

江陵府修城記

學昌

太原閻公治江陵，始至與將佐行視新城壁及戰守之具，曰：美哉！丞相衛國趙公之所爲也。公莅荆六年，不趣令暴興，簡緝細苛，壹於無事，繫楚邦保障，是急詭大力，難爰集。茲緒卒有功庸，爲方鎮首家，銘史冊，書法舉焉。而公弗命，故無記者。將何以昭丞相之勤，久荆人之思，某實受任代，公其無泯缺之懼。旣乃謂某子以謀議名官，記子職也。始江陵息靖康之難，伐菱蘆，逐虎豹，四招流民，重立坊市，垂五十載，漸還故初，惟城朽敗，日甚，毀垣頽塹，莫補莫續，驢馬之馱，可徑門關之闔，不楔也。前後守者，以役衆費廣，不

敢有意至言羅郭無用纔葺子城可矣人苟其居不自顧必朝廷患之令都副統制總領錢糧講修築之政安撫使不得預議久不決趙公聞而歎曰郡守號稱專城近制仍提督修城今將修江陵而帥守不預非法意也遂具爲奏且合他司固請詔許焉錢二十五萬貫米四萬石皆從中下役以江陵鄂州駐劄之兵佐以郡府之義勇趙公杖屨日出城上以勸勞之始於淳熙十二年九月成於十三年七月爲甃城二十一里樓櫓戰棚之屋一千三間浚隍池繚甬道備凡扞禦器械之用然後江陵之人更門益宅早臥而晏起四方之來者驚其厚墉崇雉巋然於長川大陂廣野之中環城以騁登樓而望知其跨江北連襄沔莫不慨然思憑國威而壯戎守也天子遷趙公金紫光祿大夫以寵褒之孟軻論高城深池之利不如人和蓋先治其城

郭者乃諸侯郡守之常政爾其後吏慢因循以爲幸其人之和輯可以坐鎮何必殫財動衆以新無用之城壘及變故起於倉猝則雖有堯舜之民不能以自保此明主之所鑒也至尊壽皇聖帝順天從時不輕試征伐自淮南至京以西數千里險害之地皆特使將軍城之州縣主給期會而已獨江陵爲後而趙公嘗相天子知上意因力以請然則閭公之欲記豈獨以明趙公之績哉所以示壽皇聖帝之規烈使臣子不敢忘也趙公名雄爲右丞相去江陵而判其鄉資州閭公名蒼舒爲吏部侍郎待制龍圖閣其繼趙公自漢中徙焉紹熙元年八月二十日

○漢陽軍新修學記

陳義甚高然首仰何嘗託義理以正屈原之謫又何以履銘目之耶

古之言曰一道德同風俗風俗之難同也以其陋而遠雖道德大備之世莫或齊焉江漢蠻荆之雜爾自虞夏時治

之畧於中國。惟周以增累仁義化衍南服。至能使江沱之
媵躬無怨之勞。漢廣之女息游者之思。歌於正風。號登太
平矣。然而國別土斷。卒無卓然以忠哲志義之材自成者。
及楚用其民。縱橫吞滅。君臣暴詐之行。著於春秋。久而孫
卿屈原之徒。議論風旨。爲天下師。則怒峽之巔。絕沔之涯。
蘭芷芳潔。寶璐照耀。而楚之文詞。嘗盛矣。是其昔之和平。
專一秉內性之理義。有合於風雅者。或不自知其善也。而
悲憤刻約。琢外巧之卉木。遂變風雅而爲麗淫者。亦不自
悟其失也。隨習遷改。常性爽越。千載之後。終爲楚人之材。
嗟夫。周道之備也。江漢之民。雖觀感其善性。而未能成材。
逮王澤之衰也。反沈溺於荆楚之習。而不克自振。可不哀
歟。今吳越閩蜀。家能著書。人知挾冊。以輔人主。取貴仕。而
江漢蓋鮮稱焉。豈其性與習俱失之哉。漢陽昔鄖子也。以

遺音求之。正召南漢廣之地。岸南卽鄂州。今之巨鎮。王師
所屯。通閩大衢。商賈之會。物貨之交也。漢陽獨力漁勤稼
不以走集逐利相夸詡。士大夫以其俗靜而樸。往往捨鄂
來居焉。軍學地卑下。先時江暴漲。南湖不泄。洄洑停積。摧
剝墊壤。知軍事吳興皇甫煥。築而隆之。盡徹舊屋。更起新
宮。旣成而堂廡崇崇。百楹相扶。牆壁外周。赤白炳明。侯使
請記於余。於是東平鞏豐實爲學官。夫以鞏君之博敏達
於教。皇甫侯之聰明辨於政。爲是役也。不徒示人以材力
之所能至而已。使其考正古今之俗。因野夫貧女之常性。
而興其俊秀豪傑之思。一其趨向。厚其師友。畜其聞知。廣
其倫類。極夫先王道德之正文。獻淵源之遠。而一歸于性
命之粹。其視成周之士庶。幾乎何必爲楚人之材也。千載
之習。固不足以亂之矣。若夫利祿之學。枝葉之文。口耳教

導媚世希寵斯又在孫卿屈原之下爾非所以媿也故爲
記之以答其人紹熙元年十月

覺齋記

所謂覺者道德仁義天命人事之理是已夫是理豈不素
具而常存乎其於人也豈不均賦而無偏乎然而無色無
形無對無待其於是人也必穎然獨悟必眇然特見其耳
目之聰明心志之思慮必有出於見聞覺知之外者焉不
如是者不足以得之古之人其養是覺也何道將非一趨
於問學而不變乎將非責難於師友而不息乎將非先義
而後利乎將非篤於所以自爲而不苟於所以爲人乎是
其得之也死生禍福齊焉是非邪正定焉人之大倫天下
國家之經紀取極於是矣余觀三代之後世遠俗壞士以
利害得喪爲準的雜揉其思慮紛汨其聰明以求參乎人

情違順之間喜相翫也怒相寇也障固其公共者使之狹
小闡闢其專私者而更自以爲廣大也於時獨悟特見之
士覺於道而違於世昏然爲天下大迷悲夫以一人而覺
一世之所迷合一世以咻一人之所覺其所謂問學師友
之序義利人已之辨常患乎乍存乍亡若起若滅方與世
俗交鬪而未已也然則理雖常存而覺之者病矣及其甚
也異端之說至於中國上不盡乎性命下不達乎世俗舉
以聰明爲障思慮爲賊顛錯漫汙而謂之破巢窟頽弛放
散而謂之得本心以愚求真以粗合妙而卒歸之於無有
是又大異矣然其知是也其覺是也亦必穎然獨悟亦必
眇然特見耳目之聰明心志之思慮亦必有出於見聞覺
知而後可士徒厭夫雜揉紛汨之爲己累也遂捨而求之
者十八九矣嗚呼聰明固無紛汨而正矣思慮固無雜揉

而壹矣。道之仁義天命人事之理不可以有易也。夷夏之學不可以有亂也。以世俗之覺蔽其中而又以異端之覺奪其外則理之素具者其不缺而常存者其不隱乎。是故今士之於道有二難焉。華陽范東叔名燕居之齋曰覺使余記之。蓋東叔之致其知深矣。故以余之所疑質焉。紹熙元年十一月二十日。

○煙霏樓記

煙霏樓者本西樓也。太守仲并更名之。余自湖口渡江沿淮北上至王潼洲。燒葦夜行投宿民舍。遲明道上車夫與牙兵相詈擊。慰謝之然後肯去。踐小楊湖一步數陷。所過空隄絕岸。敗蘆衰莽而已。入濯港乃見黃梅諸峯。雄秀可喜。而百餘里之間碎坡叢岫。靡迤連接。淺泉細石。經絡田畔。則蘄之士無不闢而居者相望矣。然而州無城堞。市無

廛肆。屋無樓觀。佳卉良木不殖。公私一切簡陋。四方之集徙者以欺誕苟且爲生。促具衣食則止。其於絕埃煩近清涼。理榛荒致茂。好居高覽遠。以遂其生之樂。非惟不能亦未之知也。故郡之涵暉見山。與超然觀之廢址不散。則偏景蔽而意昏。皆不足以處煙霏者。直通判廳之西。其下中洲隱士李之翰所居。稍有水竹花石之勝。四旁廬宅以寬且遠。不見甚陋。鷗鷺之羽。鷄犬之聲。飛走喧寂。各會其性。林樊間錯。晦靄西去。對靈虬馬下等山。拱揖賓伏。陰晴旦莫。天地之氣迭爲升降。升登之者亦如在吳越綺麗之鄉。湖湘清幽之濱。使吟者忘句而飲者忘酒也。蓋一州之觀無以過此。夫蘄山澤之聚。淮之名城也。豈其天趣不足哉。特地力有未盡。爾以余之不肖。忝長吏於是。不能疏滌其陋。以安利之。徒品擇其美。以自縱也。豈古人所謂富而教之。

如飾之樂三日一意而白
法故為參錯以求古亦選
之法也

者乎。顧今之吏有不可以此責者。故記其說以遺通判事。朱君侯刻之樓上。使斬之人能盡其性之德。以為材。盡其地之力。以為利。生殖遂長。而英發器用堅實。而久成。如韓之樂公。劉之芮鞠。淇澳之君子。亦欲其知自茲游者始也。紹熙三年正月四日。

李氏中洲記

此其前篇皆一時作

君隱約於蘄久矣。在城西中洲。依水為圃。蔭茆而宅。無所燕館。不崇珍臺。其間蹊隧。僅通而已。春陽開舒。似有敷榮。拏斂氣。應不厭摧落。四時之序。略備而已。蘄人以其居而安游。而樂。因即而名之。販夫走卒。皆曰中洲。不斥言也。君之可稱有二焉。世之豪傑特起之士。豈不正其性命之情哉。然而氣血之偏。使常制其中。和利欲之交。習常行於理。義終也。則勢力之高下。為進退。歲月之壯老。為盛衰。規矱

未忘。而身又蹈之。何歟。蓋君於氣血利欲之雜。先盡矣。遺世以順。照物以哲。故能養心於內。不暴於外。屈伸俯仰。隨韻雖薄。滋味簡服用約。居處頽然。窮老而可樂之實。常在矣。一也。佛之學入中原。其始固為異教而已。久而遂與聖人之道相亂。有志者常欲致精索微。以勝之。卒不能有所別異。而又自同於佛者。智不足以兩明。而學失之畧也。君始學於佛。既悟其說。然後歸而求之聖人之道。有是乎。無是乎。反倫類者。易知。合性命者。難辨。於是誠得其所以不同者。故其修身教人。出於仁義道德之本。統而知入德之有門矣。二也。不富於技。而能已足者。士之常道也。不分於用。而能已成者。士之常職也。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實也。不求仁。則失其所以為人。求仁而不得其所以為仁。不可止也。古之人捨一世之所重。以求其所謂仁者。後之人求

一世之所重以喪其所謂仁者夫重與輕不先審而以其所喪者爲所求人與己不先察而以其所競者爲所樂可乎不可也此君之所以爲庶幾而余之所以媿君也君已七十中洲之上木老花殘不復計惜所察將益警所進將益深不惰不昏以俟天命嗚呼余之媿君未已也李氏名之翰字周翰

司馬溫公祠堂記

公河內人生於光州因以爲名紹熙三年太守王侯聞詩改祠公郡東堂光邊遠極陋民之智識不足於耕殖而何暇知公之仁雖然公自元祐以來由京師達四方家繪其像飲食皆祝非必師友士大夫能敬公而已公之鄉已不得見因其嘗生也表厲尊顯以明尙賢治民之本首此侯之志歟自王迹泯而聖賢之德業不著士負所有而就功

名以爲凡用世操術必將有異於人而後可故或詭譎其身而出處亂封大其欲而廉隅失朴拙稱任重跌宕爲豪英寡學多愬謂之有力先從後畔自許知權其謬於情性倫理固亦多悔而猶強伎堅忍以冀其成者蓋道德喪而流俗驅靡之然矣公子弟力學進士起家州佐從辟官使承事猶常人爾充實積久而廉夫畏其潔高士則其操儒先宗其學去就爲法故步趨中繩墨用舍進退關乎民心爲宋元臣至於深衣幅巾退然山澤之間誠意至義不敢加一豪於嬰兒下走而同其吉凶憂樂之變豈必殊特自許謂當離類絕倫與人異趣者哉若夫比並伊呂配擬經訓使人主降屈體貌自以聖人復出及其造事改法衆所不向天下大擾而公以身爭之稍還其舊以便民小人比而怨公遂納善士於朋黨而指公爲魁傑追斥崖上刻名

堅石播之外朝士皆燬廬滅迹同族廢錮當是時天象錯
戾碑首仆裂其後女真入中國海內橫流余讀實錄至靖
康元年二月壬寅詔贈公太師未嘗不感憤淚落也蓋是
非邪正久鬱不伸至使夷狄駕禍以明之而後止然則公
獨夫之力豈能動天而天人之際何其可畏若是哉余是
以因侯之作併論次以明聖賢之德業不在彼而在此也

六安縣新學記

六安臯陶故國亡後四百餘年而英布與項羽滅秦又助
漢畔楚再王其地云孔子敘書列古聖人堯舜禹臯陶四
人而已余嘗疑堯舜既垂治法而知人安民尙猶難之則
使後世何以取中焉夫盡其身之聰明遇事成理而於性
無所失豈非聖人之德人理之正哉然而以質獨就者常
遠於性以材特見者常離於身蓋其理謬其德薄而非天

下之材矣今也將合天下而立常道則患無聖人者嗚呼
堯舜之難不其然乎自臯陶開天德之品興九德之教以
成天下之材非天下無聖人之患而患無是質與材也果
誠有之遠若使近離若使親因之勿廢也就之勿更也翁
異爲同會少爲多續短爲長其家邦也各又爾其采事也
競勸爾故教德之方自臯陶始能治天下以常道能起天
下以多材禹湯遵之至于成周不然則有偏無救終爲天
之棄德而堯舜之難常在也至後世之學乃以充備盛德
爲聖人廢其材更其質一施天下之智愚賢不肖必至於
道而後用之是何其與臯陶異指耶將後世固美於教而
臯陶未之及耶余不得而知也及英布奮一夫雄狡事至
徽末則自司馬遷以下皆喜稱之道之升降又重可歎已
會稽陸子虞爲六安令新立學日取賣酒錢一千饌諸生

懼且去不繼則食絕學壞也來請記余嘗以公事自巢父許由所居北行沿淮望潁水西入梅林沙窩百餘里中山四合如攢綺繡南下靳舒所謂四五祖濤天柱峯信乎名山哉或言六安山谷尤深余思臯陶氏欲至其處不可得夫九德者臯陶所以教學之所以始也故書遺陸君使刻于石紹熙五年二月

續溪縣新開塘記

教於初而意理法種此則進於退之介而

田于山谷踰高逗深燒變築壘而竭引其泉流以潤澤之有所不及益鑿為塘儲雨以待昔之聚民於此者擇其水土之利固已詳矣若夫計田而掘量畝而浚必使水無不足而不以雨暘之節聽於天時有水旱而田無高下皆欲為樂歲人之願雖然而人之事不能盡然也民嗇稅輸而與官較尺寸之旱常以報聞則訟牒煩而詐偽起續溪之

飲田程畝田令考注依
得程出此

民無善俗矣王君木叔宰是縣之始行視民田驗其水利之近遠塘竭之有無而知所以豐荒之故曰凡不得水者當別開塘注田爾農不可曰田狹吾安能壞見田又刻財與力創為之耶教之再三猶不聽木叔曰是不足告語其治縣節縮稍得餘錢遂請於監司買民田使為之古跡之廢併修之塘之所須撻椿木石皆買與之工食之不足者頗助之畢二年為新塘六十八竭六買田有自畝三十至六十步出錢有自緡二百三十以上至千文飲田有自畝二千至三千然後續溪之田無不得水紹熙五年縣民始不以旱報官而歲全熟美矣木叔之治民又詳矣哉古之長民者示之以意其次為條教其次號令之最下者撻罰驅脅之意之難從久矣若木叔知計田掘塘為民利以條教告之以號令使之而已民有不聽撻罰之爾夫將以利

之而已。雖或撻罰之未過也。今木叔以條教號令爲不能撻罰之。又不可故爲之買田掘之。又爲之買榿椿木石與之工食助之。如父母待驕子然。或曰非常道。木叔委曲以就其民爾。夫委曲以就其民而可以利之。雖非常道。斯謂之仁矣。績溪之民忘之可乎。不忘未之計。廢墜之可乎。木叔名相。永嘉人也。慶元元年五月二十日。

樂清縣學三賢祠堂記

士患不賢與無德。賢有德矣。進而至公卿之位。則爲其事不至者。世以爲有命焉。夫賢有德。豈必爲公卿哉。孟子稱禹稷與顏回同道。當其時。蓋已有流俗之論。而孟子言之如此。悲夫。直以貧賤不如富貴。此流俗之細爾。猶不病德也。至謂賢而賤。終不如賢而貴。有德而富。猶過於有德而貧。以夫區區自爲輕重。轉訛習陋。而使天下言賢有德者。

必將兼出於富貴而後止。則流俗之爲害大矣。然則以不至公卿爲命者。是畏貧賤而樂富貴。非命之正也。故太子詹事龍圖閣學士王公十朋字龜齡。温州樂清人。秦檜死。首開直道對策。高宗寤。擢上第。孝宗初。力請復讎。不合。連守外州。自紹興庚辰至乾道辛卯。公名節爲世第一。士無不趨下風者。有錢公堯卿字熙載。賈公如規字元範。公同邑士也。與公親友。而年輩稍前於公。錢公孝悌醇行爲善。如嗜欲。賈公惻怛長者。惠貧恤孤。皆不及仕。然邑人高此二公。雖天下獨知樂清有王公。而邑人以爲此二公。固亦其地之所有也。齊是民也。而賢有德者。得爲士。民齊不能相治也。故士得爲公卿。民得盡爲士。而士不得盡爲公卿也。烏得以有司之所別異。而異三公者乎。使王公之用能退而不媿。二公二公之處能。不媿其身。此邑人所以推尊。

之意彼區區者無預也。雖然有一焉民得盡爲士也。而不盡爲士士不得盡爲公卿也。而非賢有德者爲公卿身之。所以自修非修其身者不能知。而有司之所別異者戶號而目熟之也。悲夫。此流俗之害。所以或細或大而終不可息歟。始邑旣祠王公于學。又以爲學之再興。錢公賈公嘗有力其併祠。賈而遺錢者吏失之也。王公之子吏部郎聞詩。乃言于州。列祠三公以年之先後爲次。余美司封所爲。且俱習三家子孫。故爲之論。孟子大指爲記。因以審考流俗之趣好孰當否云。慶元元年六月。

醉樂亭記

因城郭之近。必有臨望之美。爲其人燕紆往來之地。所以合衆紀時。消煩娛憂。豈天固設之哉。永嘉多大山。在州西者獨細而秀。十數步內。輒自爲拱揖。高不孤聳。下亦凝止。

陰陽附從。向背以情。水至城西南。闊千尺。自峙巖私鹽港。綠野新橋。陂蕩縱橫。舟艇各出。菱蓮中樞。歌相應和。已而皆會於思遠樓下。土人以山水所到。斯吉祥也。益深其崦。百金一藏。昧匠施僧。阡壠交植。歲將寒食。丈夫潔巾襪。女子新簪珥。掃冢而祭。相與爲遨嬉。城內外無居人焉。故西山之遊。爲最著。雖然地狹而專。民多而貧。外有靚衺都雅之形。其實無名園傑榭。尤花異木。遨者雖心競。不相下。然或舉債移質。爲畢事而已。固不能鬪珍麗。窮水陸也。守長不察。曰噫。侈富甚矣。貪胥所窺。暴令繩之。必邏捕以酒奪。其笑語。械縛撻擊。破產納錢。不如是。權利不數倍。嗟夫。以婁從奢。求一日之樂。而詒終年之憂。不變者何也。朝議大夫直龍圖閣宣城孫公。爲郡之初。訪民俗之所安。而知其故。至清明節。始罷權弛禁。縱民自飲。又明年。宅西山之中。

作新亭以休邀者名曰醉樂取昔人醉能同其樂之義孫
公性不喜飲其政不專為寬蓋通民之願而務得其情如
此亭成而民歌樂之當是時四鄰水旱不常而永嘉獨屢
熟殆天亦以其人之和者應之歟古之善政者能防民之
佚游使從其教節民之醉飽使歸於德何者上無所利以
病民也及其後也因民之自游而為之禦招民以極醉而
盡其利民猶有不得游且醉則其賴於生者日已薄而人
之類可哀也已故余記公之事既以賢於今之所謂病民
者而推公之志又將進於古之所謂治民者也紹熙五年
五月

今日上家之遊永嘉九歲蓋自宋已然以密後卷別子古今亦未可也

金壇縣重建學記

致學莫要於辨人已之分而審其所處之義使己立而物
不病可以達於道矣孟子謂伯夷柳下惠百世之師也以

孟子之言考之伯夷以為人不盡如己而已不可以苟用
故必不用以伸己柳下惠不然以為人固不盡如己而已
亦不必志於不用故或用或不用以伸物夫二人之高卑
皆過矣惟其於人已之分豫辨而所以處之素審故雖高
而不傷物雖卑而不喪己也又以孔子之言考之不降其
志不辱其身固學之至極雖降志辱身而言誠能中倫行
誠能中慮則亦不以其身為私己也況於不傷物而不有
其高不喪己而無至於卑其於人已之分尤豫辨所以處
之尤素審一於恕而已矣裁成羣聖賢之道而制行定率
性盡習而教法明用則自我而行可也不用則斂藏以待
也此孔氏之所以學而顏孟皆傳之古今之義理準焉雖
更燔滅壞亂而傳注終不能汨異說終不能迷也然則後
之學孔氏何當哉敬其所傳可與言學之方歟簡傳注闕

異說可與言道之序歟若夫人己之分未豫辨而以敬其所傳者貌加之所以處之未素審而以簡傳注闢異說者衆建之成已不忠而成物不恕是故高則傷物而卑則喪己此非孔氏之學使然也奉議郎李柔知金壇縣改舊棄陋大爲學宮請前襄陽司理參軍路芾主教後學又請余記其大意昔太伯季札蓄德於己不較於物物紛然就之不足已沖然自靖有餘也澹臺滅明行不由徑非公事不出戶言偃以爲得人古人之行雖殊學雖有淺深高下然未有不辨人己之分而審其所以處之者矣史稱子游吳人也而澹臺子羽蓋嘗從弟子南游至江方吳與越遞興至漢魏以後京口常爲江南必爭之地其人以智詐勇力擅名於時而古人之遺風餘教無聞焉何也今將因其地俗而教之以祿利則所學者固科舉之華藻爾若將教之

以道則必自敬其所傳始必自簡傳注闢異說始嗟夫去古遠而師友不明余上考太伯夷惠下參季札子游子羽折之於孔氏以爲人己之分當豫辨所以處之當素審也蓋庶幾云爾慶元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沈氏萱竹堂記

瑞安鹽聚漁合而北湖背市遠人山水閑美游者恨不得居而久也沈君體仁始治園觀廣池以接清流累土以抗峻峰繚其四旁互爲蔽隱搜花揀石綿日繫月衣食所餘輒具焉然後遲客有亭延月有臺蘇梅露蘂草木之奇品莫不貫序以先後屋室最大曰萱竹之堂沈君爲詩十章聞者皆和之而北湖之勝遂誇一時君間求記於余且自敘曰人之所欲寢處游觀而已君子則以義安其身者也我祖高曾被忠信服禮樂嘗西入關北走洛師友天下之

有道者沈氏之爲儒百年矣暨我不肖不敢墜先緒以有此也昔唐人杜甫詠詩稱權勢不如宗族故堂之前自生竹後自生萱言宅舍之荒落而非其族不游也淘米不能渾其水刈葵不能傷其根言飲食之疏薄而非其族不飽也噫貧猶可況少有者故我過而爲此所以合族人於堂共喜樂於園也非崇游而飾觀也子其爲我發焉夫隨耳目之願於無窮人之常爾至游觀之力不能足則無不憾也今君據游觀已成之利矣反以耳目之玩爲可薄乎古之人惟顏子知自備天地萬物之道其陋巷飲水如寄泊焉聖賢之致同而行不同也故或登東山登泰山歎逝川樂山以爲仁樂水以爲智若此豈異人乃孔子也游觀之術進矣大而高丘大澤放蕩獨往小亦幽花叢薄嘯歌自命此文人才士之所以逞其瞻逸雄豪放臣逐子之所以

平其鬱紆悲憂也累世之筆墨未有抑此而不揚者也又可陋乎若夫流連其耳目役使其財力以游觀之術資其人而身不獲焉此師曠所謂晉平公不足以聽之者爾然則君之爲此堂也既收合宗族同養其和平而又發舒心思特致其高潔亦可矣余故因君之自敘稍推進之使知游觀之義未當貶也慶元三年七月

石洞書院記

東陽郭君欽止作書院於石洞之下石洞郭氏名山也初洞深復無行徑薪者給採而已君始以意疏治益前阻崖壁衆不知所爲欲止君逼視其罅遙聞水聲出空中曰嘻是也蓋鑿崖百步梯級而後進土開谷明俄若異境稍復深入臻於曠平則石之高翔俯踞而竹堅木瘦皆衣被於其上水之飛湍瀑流而蕉紅蒲綠皆浸灌於其下潭澗之

窪衍阿嶺之嵌突以亭以宇可釣可奕巧智所欲集皆不
謀而先成君又蔭茂密以崇其幽植芳妍以絢其陽左右
面勢彼此回薄而山之向背曲折陰晴早暮姿態備矣君
甚樂之以爲山水之美千載而潛譬猶趙璧隨珠璞於外
而韞於中其一日忽彰何異武陵天台顯於今而閱於昔
也旣而歎曰吾寒生也地之偶出於吾廬非賜余者吾其
可自泰而游將使子孫勤而學於斯學其可以專盍使鄉
里之秀並焉於是度爲書院禮名士主其學徙家之藏書
以實之儲洞之田爲書院之食而斥洞之山爲書院之山
示郭氏不敢有也君旣卒諸子修之不廢而津請余爲記
嗟夫郭君遠矣以學易游而不以物樂厚其身以衆合獨
而不以地勝私其家也自君之爲是至今五十年成之之
難傳之之久也游之興廢家之盛衰占焉學之興廢人之

盛衰占焉學不待地也螢燈雪屋苟取尺寸而聖賢之業
可成矣學以知意爲始以盡力爲終今夫悉其聰明傳之
文字深已造於性命淺亦重於科舉而不能知其意則猶
爲無所始也將何以終之乎君之子孫與其鄉人必勉之
使之翫雲嵐挹泉瀨心形潔清以始終其學而卓異豪傑
之材出焉然則學雖不待夫地而地固有待夫學也慶元
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時齋記

余與巴西李公君亮同館同年相善也公間語余便私之
室時齋圖以示余請記之問所以名時何也公曰在易時
止則止時行則行是歟非耶余方謀議荆南不果作比返
道過錢塘公由太史乞守眉矣又不果後十餘年余召自
溫陵而公以少司空入侍迎余而笑曰可得記否余喪先

人又輒不果其明年公自乞帥瀘以歸又明年乃詒書曰願卒記之時之爲用大矣發生於朽敗之餘流行於缺絕之後天地雖人物之主而不自爲一皆聽命於時而已所興不能奪所廢莫之與也故物無不作媚取好求必於時者而況於人擇奇而用智爭險以賈力禍患壓而不悔血氣衰而未已惟恐時之去已也時常運而無息萬物與人亦皆動而不止易雖因事以明隨時之義然終不能盡其變通而古今憧憧更起迭仆如機發輪轉而不得停也可不哀歎惟良以息爲象時雖運而必息人以止爲本道必止而後行孔氏以爲君子宜取節焉是其義以止明行而非以行明行以靜梘動而非以動梘動也時所同趨將遜而不返利所共獲將弭而不進榮寵豔麗矣祿位酣羨矣而有甘澹泊安卑辱以自終其身者大則範世紀俗小則

委已順命蓋時且行之而吾固止之物方動之而吾卒靜之也故能不失其時而其道光明此豈習於利害之情而以時自達者哉君亮性退而行沖曲肱一榻冰雪枯槁不與物對而山川草木無不自得入備顧問出守方鎮天下之言靜止者皆歸焉蓋公既有進於斯而余亦以自警也
開禧二年二月

○温州開元寺千佛閣記

黃東蒼曰四人法施舍而及治道之中

始開元寺屋以里數門閣高百三十尺旁翼二臺千佛閣在其後高又過之鍾梵隔雲雨欄檻羅網階陛門戶夸耀甚不獨爲一郡巨麗也於時永嘉至僻陋顯官富民之居俛眉而入貽藏好贈不實於筐而奉佛若此余頗記僧清了者來所過空聚落迎拜金帛之獻舟銜輿夏以先至爲幸造寺洪流中不日月而成蓋薄其家而厚佛僧自唐以

來迄於渡江其俗然矣紹興庚申歲火延燒開元皆盡其僧感憤激發誓以復起死則後至繼之然自是人益以施爲難烏集其門側睨橫出漫不酬對有終不捐一錢者辛苦踰一甲子猶未悉就已就者廣崇之度與初寺相百也所謂千佛閣者居廣實爲之廣瞻智博習能誦說俗所信愛施之差易積至三千萬斧斤不絕聲十年方之昔爲隘視今華敞矣顧他釋老舍兵殘火燬荒基斷礎相望十不能興一二也何論復舊美哉雖然余觀今之爲生者土以寸闢稻以參種水蹙而岸附壠削而平處一州之壤日以狹矣異木別草爭植於圃隆棟深宇角勝於家氎衣卉服交貨於市四民之用日以侈矣然則以昔之厚佛僧者而自輿情之所便抑異以安俗退夷而進華又義之所出也雖然將充夫先王之道而一由於至順則固不以吝於人

者爲己利損於外者爲家侈然後富教而德正禮辨而俗樸此三代之上所以爲治道一而義理明也故余因慮之請併今昔之變紀焉嘉定元年九月

宿覺菴記

此即唐元覺菴宿覺禪師菴也嘉集世事具即志淨光寺及釋道信

玄覺師歌詩數十章雖不與中國之道合余愛其撥鈔疏之煩自立證解深而易達淺不可測明悟勇決不累於生死蓋人傑也既歿六百年學者載之不衰所居山延袤十里江月松風之勝依而寺者十數余亦在其下苦疾痼非人事酬答不妄出他日錢塘本然蜀人居寬固請登焉則山已入貴家所存二二而已枯茶敗草髣髴亂石中余慨然憐之爲於絕景亭下作小精舍寺名四字土人但稱淨光故重述舊事題曰宿覺使寬主之稍種竹樹有所避隱出沒以爲風雨晦朔之地而時與坊僧巷友游居其間

以招來其徒冀遇如譽者嗚呼余老矣病而不給情而志不進豈非不復知以古人自期而遞流於異方之學者哉蓋世有畏日暮疾走猖狂而迷惑者然猶反顧不已余之記此既以自警而又以自笑也嘉定二年二月

記二氏不修二氏語程韓曾家法

子辰年正月初十日下錄畢此卷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九

溫州府